古微堂集

重刊古微堂集序

成童後學作詩古文辭從兄內翰授予古微堂集讀之篤嗜之不厭因求魏先生所爲清夜齋文集竟不可得適豐城余氏有瑞蠡齋叢書之刻因以是編畀之竊疑其摘綴篇章淩雜孤析而未敢有以易之同學楊君淑壬亦嗜魏氏書與之商訂篇次亦謂決非魏氏手訂本乃亂爲釐定耑序正其卷袠行格尋繹魏氏大學古本孝經集傳海國圖志元史新編諸書意恉次第匯分畦畛文以類從又爲之校正訛奪乙其魚豕其有古書原本可證者則據而直改之補之其涉疑似者則別注而存之又蒐集遺文三十五篇以次增入卷中書凡十卷原刻本名曰古微堂內外集攷魏氏之詩古微之作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之微言大誼而揭周公孔子制禮作樂之用心於來世也書古微之作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其所爲序已明揭其恉以顏其集於義無取皇朝經世文編爲魏氏手輯本其生存姓

名錄署曰淸夜齋文集錄其文十餘首如曾子章句孫子集句序諸篇皆其手訂集中文今復編入此編是一文而入二集也附贅懸疣也若一集而二名不幾蹈春秋仲孫何忌之譏乎今易其名曰魏默深文集如干卷所以正名也竊惟古人校讐之學如優人舞於堂下堂上人以目治之而形神畢見固未可以輕心掉之也魏氏大學古本敘詆朱子誤分經傳加以移補遂留後人之疑謂宜以古本頒學宮以復石經孔曾千年之舊董子春秋發微七卷則謂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撥三科九旨爲全書之冠冕故以繁露名篇後人妄以繁露爲全書之名復妄移莊王一章於全書之首爲誣之甚故今仍以繁露名首篇其全書但稱曰董子春秋以還其舊夫大學古本有明王文成高忠憲 國朝李文貞輩皆力主之毛西河得之而覩爲球圖聚訟數百年魏氏復之則改朱子之改本也董子春秋繁露沿襲既久無異詞魏氏改之似改古本矣而曰復其名以還其舊蓋古本可據者也繁露不可據者也古本聖經也繁露疏遁聖經之大旨非古本比也復古本所以正宋儒之僭亂而不爲泥攻繁露正以見

學者之明通而不爲專非魏氏抉擿之微孰學之權有以觸其幽而見其大其能免於操觚之誚乎今魏氏之書非必皆大學春秋微言大誼之遺也象離之空疏蕪殺又豈敢附於魏氏之末乎孰柯而爲之摩壘而度之曰治其勞既歸其朔惟其居之安而去其部之擭以之餉好魏氏書者其亦有取於斯與

宣統元年重九後二日長沙賀象離序於旅燕湘學

古微堂集內篇

卷一目錄

默觚上

卷二目錄

古微堂內集卷一

默觚上　　　　邵陽

學篇一

學之言覺也。以先覺覺後覺。故莘野以畎畝樂堯舜君民之道。學之言效也。以後人師前人。故傅巖以稽古陳恭默思道之君。覺伊尹之所覺。是爲尊德性。學傅說之所學。是爲道問學。自周以前。言學者莫先於伊傅二聖。君子觀其會通焉。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繩言學。開孔門賢知過之愚柔不及之先也。敬勝怠吉。義勝欲從。丹書陳道。括周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全也。剛柔克而性不畸。敬義立而德不孤。自孔孟以前。言學者莫粹於丹範二說。君子體諸且明焉。

同一爲仁也。而有好仁惡不仁之分。好仁者以順入。見善如不及焉。惡不仁者

以逆入。見不善如探湯焉。顏閔氏好仁。曾氏惡不仁。一由高明入中行。一由篤實入高明。儒行言自立。言特立。言特立獨行者三。言溫良敬愼寬裕孫接禮節者各一。故入德則殊。而成功則一也。曾皙不禁曾參之狷。曾參不師曾皙之狂。

斯聚道之所以臚，

攻他人之異端。不如攻一身之異端。氣稟（謹案氣稟二字疑有誤氣不得其本性所無且十二經明明言氣質之性）（君子所不性亦何得自相矛盾）物欲。皆爲性分所本無。去本無以還其固有。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始而以道德戰紛華。既而以中行繩過不及。內禦曰強。外侮曰退。則人我一矣。則自身之異端盡矣。舍己而芸人。失我則不暇。禮不云乎。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先天無極之說。君子所不道也。周子通書未嘗及。程子未嘗言。而忽有圖傳世。皆參同契坎離交搆之象。禮運禮器曰。本於太乙。分爲陰陽。其降曰命。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三代之言天人也如此。豈等於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乎。

孔子閒居一篇。深明禮樂之原。與易繫中庸相表裏。中人以下不得聞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極其所至。無至無不至。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三無。由是發皆中節。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猶天時風雨霜露無非教。地載形氣風霆流行無非教焉。其在我者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已。時行物生。天何言哉。此聖人無言之言也。非子夏下學上達。其孰與聞於斯。與其謂無極謂先天也。曷洗心於斯。

古人言學。惟對勘於君子小人。未有勘及禽獸者。惟孟子始言人禽幾希之界。又於雞鳴善利分舜跖之界。始知一念之中。有歷舜而歷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日在歧途兩界之中。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賢人而聖人。而人道始盡。烏乎。嚴矣哉。

古人言學。惟自勘於旦晝。未有勘及夢寐者。惟孟子始言夜氣平旦之養。好惡與人幾希。始知夢寐者旦晝之影。夢寐無可用力。用力在旦晝。而功效則必於清夜時驗之。故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夢覺一則晝夜一。晝夜一而生死

一焉。烏乎。密矣哉。

世有兩不朽之說。一則曰儒以名教爲宗。令聞廣譽美於文繡，千駟之貴不如首陽之餓。故疾沒世無稱焉。豈知三皇之事。若有若無。五帝之事。若存若滅。三王之事。若明若昧。時愈古則傳愈少。其與天地不朽者果何物乎。又有子孫薪傳爲不朽之說。宗廟享保。氣降馨香。虛墓知哀。魂魄旁皇。豈知延陵有言。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乎。

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者。意以爲無鬼也。豈知洋洋在上在左右。使天下齊明承祀。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即後儒天知地知人知我知之所本。謂天神知地祇知也。商人尙鬼神。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崇降不祥。皐謨洪範之言天。無非以命討刑威禍福錫咎。皆出上帝之訢怒，聖人敬鬼神而遠之。非謂鬼神而無之也。如曰太虛聚爲氣。氣散爲太虛。賢愚同盡。則何謂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乎。何謂精氣游魂知鬼神之情狀乎。何必朝聞而夕死。何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何謂帝謂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乎。鬼神之說。其有益於人心陰輔

王教者甚大。王法顯誅所不及者。惟陰教足以濟之。宋儒矯枉過正。而不知與六經相違。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何謂大人之學格本末之物。曰。意之所構。一念一慮皆物焉。心之所構。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構。五事五倫皆物焉。家國天下所構。政教百度皆物焉。夫孰非理耶性耶。上帝所以降衷耶。闢諸意而省察皆格焉。闢諸心而體驗皆格焉闢諸身而閱歷講求皆格焉。闢諸家國天下而學問思辨識大識小皆格焉。夫孰非擇善耶。明善耶。先王所以復性耶。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異端不倫不物之著察。合之而聖學出焉。日進無疆。宥密皇皇。是爲宅心之王。

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賈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體。合之則漢世顏伊之儔。不善學之則爲楊雄王通之比。

伊川其聖中之伯夷乎。得其淸。幷得其隘。康節其聖中之柳下乎。得其和。幷得其不恭。使伯夷而用世。其才未必如伊尹。使柳下而用世。其功不亞於太公。

墨子非樂異乎先王。然後儒亦未聞以樂化天下。是儒即不非樂。而樂同歸於廢矣。墨子明鬼。後儒遂主無鬼。無鬼非聖人宗廟祭祀之教。徒使小人爲惡無忌憚。則異端之言反長於儒者矣。孟子闢楊。止闢其薄葬短喪愛無差等。而未嘗一言及於明鬼非樂節用止攻。夫豈爲反脣角口之孔叢。夫豈同草玄寂寞之揚雄乎。

萬事莫不有本。衆人與聖人皆何所本乎。人之生也。有形神。有魂魄。於魂魄合離聚散。謂之生死。於其生死。謂之人鬼。於其魂魄靈蠢壽夭苦樂清濁。謂之升降。於其升降。謂之勸戒。雖然其聚散合離升降勸戒。以何爲本。以何爲歸乎。曰。以天爲本。以天爲歸。黃帝堯舜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傅說。其生也自上天。其死也反上天。其生也教民語必稱天。歸其所本。反其所自生。取舍於此。大本本天。大歸歸天。天故爲羣言極。

原本以學之爲言覺也至此題曰默觚一以後篇敍者云云題曰默觚中學篇一以下篇題弟幾循此而推今按默觚係大名學篇治篇是子目特爲移

定象離志

學篇二

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曰魯。魯者曰敏。豈天人之相易邪。曰。是天人之參也。溺心於邪。久必有鬼憑之。潛心於道。久必有神相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道家之言曰。千周燦彬彬兮。萬徧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靈魂忽自悟。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中人可易爲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已之靈爽。天地之靈爽也。俛焉孳孳斃而後已。何微之不入。何堅之不闢。何心光之不發乎。是故人能與造化相通。則可自造自化。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珪。如取如攜。

聖賢志士未有不夙興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求道則易悟。爲事則易成。故相士相家相國之道。觀其寢興之遲早而決矣。讒鼎之銘曰。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康王晏朝。關雎諷焉。宣王晏起。庭燎刺焉。蟲飛同夢。齊風警焉。是以夙夜匪

謝。大夫之孝也。夙興夜寐，士之孝也。夙夜浚明有家。大夫之職也。朝而受業。士之職也。雞初鳴咸盥漱櫛縰。人子事親之職也。堯民日出而作。舜徒雞鳴而起。夜氣於是乎澄焉。平旦之氣於是乎復焉。人生於寅。凡草木滋長皆於昧爽之際。亦知吾心之機於斯生息於斯長養乎。旦而憧擾與長寐同。且門牿亡與晝寢同。詩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用智如水。水溢則淪。用勇如火。火烈則焚。故知勇有時而困。且有時而自害。求其多而不淪積而不焚者。其惟君子之德乎。德譽積而不苑。其德彌積。其服彌遠。其行彌遠而不困。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克己之謂強。天爵之謂貴。備萬物之謂富。通晝夜知生死之謂壽。反是之謂至困大辱甚窮極夭。故君子者。佚樂而為君子者也。小人者孳勞而成小人者也。論是非不論利害。有時或是與利俱。論利害不論是非。有時或非與害俱。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草木之長。不見其有予而日脩。為善日益也似之。礪磨之砥。不見其有奪而日

薄。爲不善日損也似之。然則君子無損乎。曰。君子損文以益質。小人損質以益名。管子曰。日益之而不足者。忠也。日損之而不足者。欲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繙十四經之編。無所觸發。聞師友一言而終身服膺者。今人。益。於。古人。也。耳聒義方之訓。若罔聞知。親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親。於。言。教。也。披五岳之圖。以爲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溟之廣。以爲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譜。以爲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詩曰。如匪行邁。則靡所臻。

同言而人信。信在言前。同令而民從。從在令外。懷璧之子。未必能忠。而人競親之者。有忠人之資也。被褐之夫。身儉能施。而人皆疏之者。無濟人之具也。身無道德。雖吐辭爲經。不可以信世。主無道德。雖襲法古制。不足以勸民。楊子曰。聖人之言可能也。言之而使人信。不可能也。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交道非人益我。即我益人。求人益我者。進德之事。子夏之言近之。以我益人者。

成德之事。子張之言近之。非能自受天下之益者。不能以益人。故學者嘗先子夏而後子張。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益人之謂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益己之事也。

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人以獨善之難爲也。而不知兼善之不改也。幸一洒焉。心夷疾瘳。爲有德立而鄰倚孤道脩而人不鬭者乎。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去人滋久。思人滋深。叔世之民。其去聖哲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行術於一鄉者鄉必崇。德昭於一國者國必宗。道高於一世者世必景從。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有鳳皇之德而後其羽可用爲儀。未有燕雀其質而翳皇其章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將文章之罪歟。文之用。源於道德而委於政事。百官萬民。非此不融。君臣上下。非此不厲。師弟友朋守先待後。非此不壽。夫豈以內齊其性情。而外綱其皇極。縕之也有原。其出之也

有倫。其究極之也勸天地而感鬼神。文之外無道。文之外無治也。經天緯地之文。由勸學好問之文而入。文之外無學。文之外無教也。執是以求今日售世譁世之文。文哉文哉。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學篇三

大雅曰。小心翼翼。小雅曰。惴惴小心。心量之廓然也。而顧小之。何哉。世有自命君子而物望不孚。德業不進者。無不由於自是而自大。自大則靡而剸物。才而陵物。議論高而拂物。方且是己非人。不知其心之盈者正由其器小乎。小則偏慢狹隘而一物不能容。奚其大。誠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謙。謙生虛。虛生受。而無一物不可容。奚其小。齊桓葵邱之會。矜叛者九國。考甫三命滋益恭。明德奕世。然則人之自大也。適所以自小與。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

作僞之事千萬端。皆從不自反而生乎。作德之事千萬端。皆從自反而起乎。不自反則終日見人之尤也。誠反己則終日見己之尤也。終日自反。則放心不收而自收。終日不自反。則心雖強收而愈放。愈內斂則愈無物我。而與天地同其

大。愈外騖則愈歧畛域。而與外物同其小。詩曰。唐棣之華。翩其反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聖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發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憂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學易乎。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衆人不知也。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小過雖聖人不免焉。衆人之過。過於既形。聖人之過。過於未形。故惟聖人然後能知過。惟聖然後能改過。不遠復无祇悔。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知過密不密之別也。復道遠不遠之別也。故志士惜年。賢人惜日。聖人惜時。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葉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寸。皆以中虛也。故虛空之力能持天載地。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虛則力愈大。大人之學。虛空者如之何。曰去其中之窒礙而已矣。中無可欲則自虛。無可恃則自虛。虛則自靈矣。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瞻彼淇澳。菉竹如簀。大學格竹之法如是。彼格之

不悟而生疾者何爲哉。專爲攻玉之石而不爲受攻之玉。專爲磨鏡之藥而不爲受磨之鏡。專爲鍛金之冶而不爲受鍛之金。世情類然也。爲人何其厚。爲己何其薄。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學篇四

一陰一陽者。天之道。而聖人常扶陽以抑陰。一治一亂者天之道。而聖人必撥亂以反正。何其與天道相左哉。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一經一緯而成文。故人之目右明手右强。人之髮與蛛之網螺之紋瓜之蔓無不右旋而成齊。惟不順天乃所以爲大順也。物之涼者火之使熱。去火即復涼。物之熱者冰之使涼。去冰不可復熱。自然常勝者陰乎。故道心非操不存。人心不引自熾。政教之治亂。賢奸之進退。亦然。詩曰。天之方懠。天之方虐。彼以縱任爲順天者。隨其懠而助其虐也。奚參贊裁成之有。

常人畏學道。畏其與形逆也。逆身之偷而使重。逆目之冶而使閑。逆口之游而

使默。逆肝腎之橫佚而使平。逆心之機械而使樸。無非不與形逆。矯之强之拂之閑之。其不終敗者幾希矣。語有之。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爲有終日摧山塡壑而可長久者乎。君子之學。不主逆而主復。復目於心。不期閑而自不冶矣。復口於心。不期默而自不欺矣。復肝腎於心。不期懲窒而自節矣。復形於心。不期直而自正矣。復外馳之心於內。不期誠而自不僞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先登於岸者。先立。其大。之謂。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有以立於歆羨畔援之先。夫是故口耳百體無不順正以從其令。夫何逆之有。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易言懲忿、窒欲。忿亦欲也。忿起於好勝。故好勇好鬭與貨色同病。好卽欲也。凡不學之人。患莫甚貨色。學道之人。患莫甚好名。而皆起於我見。世儒多謂孟子言寡欲不言無欲。力排宋儒無欲之說爲出於二氏。不知孔子言無我。非無欲之極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寡欲之謂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無欲之謂也。彼以寡欲爲足。無欲爲非者。何足以臧乎。

詩三百十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曷可以能令思無邪。說之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烏乎。情與禮義。果一而二二而一邪。何以能發能收自制其偃邪。吾讀國風始二南終豳。而知聖人治情之政焉。讀大小雅文王周公之詩。而知聖人反情于（雖案于性當據下文改復字）性之學焉。讀大小雅文王周公之詩。而知聖人盡性至命之學焉。烏乎。盡性至命之學。不可以語中人明矣。反情復性之學。不可語中人以下又明矣。是以天祖之頌。止以格鬼神詔元后。不用之公卿諸侯焉。大小雅樂章。用於兩君相見之燕喜。不用之士庶人焉。其通用於鄉黨邦國而化天下者。惟二南豳風。而無算樂肄業及於國風。然則發情止禮義者。惟士庶人是治。非王侯大人性命本原之學明矣。洛邑明堂既成。周公會千有七百國諸侯進見於清廟。然後與升歌而紘文武。諸侯莫不玉色金聲。汲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焉。性與天道。貫幽明禮樂於一原。此豈可求之鄉黨士庶人哉。古之學者。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未有離禮樂以爲詩者。禮樂而崩喪矣。誦其詞。通其詁訓。論其世。逆其志。果遂能反情復性同功於古之詩教乎。

善哉管子之言學也。曰。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外敬內靜。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後世之學詩理性情者。舍是曷以焉。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幽閒不忘其敬也。

學篇五

人知地以上皆天。不知一身內外皆天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誠使物交物引之際。回光反顧。而天命有不赫然方寸者乎。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故聖人之言敬也。皆敬天也。昭事上帝。顧諟明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謂文王。丘之禱久。臨在上。質在旁。一秩敘。一命討。一爾室屋漏。何在而非天。羑里明夷匪人桓魋南子王孫賈。何一造次顛沛而非天。故觀天心者於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觀人心者於獨。獨知獨覺之地人所不覩聞。天地之所覩聞也。至隱至微。莫見莫顯。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聖人之畝天下。猶空谷之於萬物也。沆瀣之氣滿乎中。而鞺鞳之聲應乎外。是

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居室之於千里。千里之於居室。猶空谷之於萬物也。地本陰竅於山川。口耳人之竅。空谷天地之竅。山澤其小谷與。天地其大谷與。曾子曰。實之與實。若膠之與漆。虛之與實。若空谷之視白日。人之心其白日乎。人知心在身中。不知身在心中也。萬物皆備於我矣。是以神動則氣動。氣動則聲動。以神召氣。以母召子。不疾而速。不呼而至。大哉神乎。一念而赫日。一言而雷霆。一舉動而氣滿大宅。詩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知天人之不二者。可與言性命矣。

人賴日月之光以生。抑知身自有其光明與生俱生乎。靈光如日。心也。神光如月。目也。光明聚則生。散則死。寤則晝。寐則夜。全則哲。昧則愚。火非此不明。水非此不清。金非此不瑩。木石非此火則不生成。故光明者人身之元神也。神聚於心而發於目。心照於萬事。目照於萬物。目不能容一塵。而心能容多垢乎。誠能心不受垢。如目之不受塵者。於道幾矣。回光反照。則爲獨知獨覺。徹悟心源。萬物備我。則爲大知大覺。自非光明全復。烏能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哉。詩曰。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詩頌文王。一則曰緝熙。再則曰緝熙。熙者人心本覺之光明乎。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書曰文王若日若月乍光顯於西土。夫豈離人人靈覺之本明而別有光明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而覺之小大恒暫分焉。大覺如日。明覺如月。獨覺如星。偏覺如燎炬。小覺如燈燭。偶覺如電光。妄覺如燐火。日光聖也。月賢也。星君子也。燎豪傑也。燈儒生也。電常人也。燐小黠也。星月借日以爲光。燈燎假物以爲光。電燐乍隱乍見有光如無光。豈知光之本體得於天。人人可以爲日可以爲月乎。胡爲小之而星燎燈燭也。胡爲暫之而電光石火螢火也。緝熙不緝熙而已。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學篇六

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一跬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雖言行滿天下而猶有失足失口失色於人者乎。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而猶有怨於家邦恫於神鬼者乎。天地之性人爲

貫。人之爲道也。敬天地之性而不敢褻。全天地之性而不敢虧。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濟濟漆漆。如執玉如奉盈。不必言敬言誠言仁。而誠敬仁有不在其中者乎。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不必言性言命言天道。而性命道德有不全其中者乎。大哉孝之外無學。孝之外無道也。塞天地。橫四海。亘古今。通聖凡。無有乎或外者也。徹精粗。兼體用。合內外。無有乎弗貫者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孝子亦天其親而已。天何嘗有不是之風雷哉。人不敢怨天而敢怨親。是人其親而未嘗天其親也。未天其親。由未嘗以道求其身也。誠以道求其身。則但見身有不盡之子職。何暇見親之聖不聖善不善哉。彼責善者皆不自責其不善也。傷愛者皆不自傷其不愛也。孤臣孽子終日在尤咎之中。則無不可進之道誼。無不可宅之境遇。無不可格之骨肉。不能使妻子生敬。而能父母兄弟無間言者無有也。不能見信於父母兄弟。而能見信於國人無怨恫于家邦者。無有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不得于天

不可以爲人。暑雨祁寒。嚐咨嚐怨。夫是之謂天其親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敬以直內之學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義以方外之學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成己以成物之學也。而冠之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何哉。衽席閨奧之地。百官萬民所不及見者。惟鬼神得而知之。惟夫婦得而見之。寡妻可刑。而鬼神無不可格者矣。妻子鬼神格。而百官萬民無不可格者矣。文王之學。造端乎夫婦。其惟關雎乎。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惠宗公。享神鬼。御家邦之謂乎。子夏讀詩歎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大哉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託命也。情欲無介乎儀容。燕安不形於動靜。然後足以配天地而奉神靈之統。握萬福之原。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吾於關雎見之矣。

中淺外易者。不足以當大事。是故君子之容。惕乎若處四鄰之中。儼乎常有介

肯之谷。瑟乎其中之莫纔焉。僩乎其外之莫訌焉。肅肅兎罝。言其瑟也。赳赳武夫。言其僩也。觀大於細。觀變於常。觀謹於忽。冀缺耨而如賓。可以爲大夫矣。日磾養馬而嚴威。可以託孤寄命矣。有大賢。有中賢。有小賢。小賢君役。中賢君弼。大賢君師。可干城者不可爲好仇。可好仇者不可爲腹心。書曰文王尙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文王蔑德降於國人。謂五臣能以道輔文王。使以其精微之德降於國人。公侯腹心之謂也。

船漏水入。內虛也。壺漏水出。外溢也。外欲之授。內欲之所。皆以戲言戲動爲之端。有一罅之乘焉。鍼芒泄元氣。蟻漏潰江河。而全體不守矣。淇澳之詩。再言瑟兮僩兮。學道之士。必密栗其中而武毅其外。德盛不狎侮。始能彌附性。而固道基焉。不重則不威。出口入耳。若存若亡。始勤終怠。進銳退速。而德之存焉者寡矣。其能德音孔昭儀一心結以底大成乎。淇澳卒章。始以善謔不虐爲寬綽。則德盛禮恭之流溢也。無蚤歲之嚴密。遽襲暮年之寬綽。不流晉人之曠達者幾希。無身過易。無口過難。無口過易。無心過難。口者介身心之間。故存誠自不忘

語始。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使人端。釣使人恭。琴使人和。棋使人鬬。事使然也。出林不得直趨。行險不得履繩。勢使然也。函矢巫匠。殊欲人之生死。蓄穀蓄帛。分貴賤之饑豐。捭術使然也。故詩書禮樂。皆外鑠之誘。而性情心術賴焉。無外之非內也。晉人歧而二之。高者索諸冥冥。游者曰禮豈爲我輩設。豈知先王所以爲教乎。左規右矩。前準後繩。而中權衡焉。詩曰。抑抑威儀。爲德之隅。

學篇七

心爲天君。神明出焉。衆人以物爲君。以身爲臣。以心爲使令。故終身役役而不知我之何存。聖人以心爲君。以身爲城。以五官爲臣。故外欲不入謂之關。內欲不出謂之扃。終身泰然而不知物之可慾。未有天君不居其所而能恭道凝道者也。豪放之心。非道之所凝。凝道者其必恭於靈靜乎。泰宇靈只。天光發啓。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神不守舍。物乃爲畜。故除其舍。道將自來。內險外蠱，亟健其

戶忠信甲冑禮義干櫓。詩曰。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寒極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衆所福。君子不福。不福其禍中之福也。衆所利。君子不利。不利其害中之利也。消與長聚門。禍與福同根。豈惟世事物理有然哉。學問之道。其得之不難者。失之必易。惟艱難以得之者。斯能兢業以守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松棟雲驪。不能樂堯舜之逸。痌瘝忘富貴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道義勝顛沛也。故聖人之道。不在豪放高遠。而在枯槁寂寞之中。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此惟懷德未施之君子。韞雨爲雲者能之。不然。豈含哺之民。皆東海北海就養之老。酒荒之士。皆南陽東山抱膝之吟乎。耕蒼莽之野。釣寂寞之濱。而樂堯舜之道焉。故可以達。可以窮。可以夷狄患難。故顏回禹稷同道。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先憂後樂之謂也。

不亂離不知太平之難。不疾痛不知無病之福。故君子於安思危。於治憂亂。望

華膴斯言有餘若不足。念凍餒斯言不足若有餘。故世人處富如貧。君子處貧如富。與人之取。則天下無競人。取人之舍。斯天下無困境。故君子辟豐如辟患。得歉如得福。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迅雷風烈。有一人不肅然者乎。有一念敢妄萌者乎。即無良之人。有不恐懼修省者乎。誠莫誠於斯。敬莫敬於斯矣。常人之情。動忍於安樂時者十之一。動忍於憂懼時者十之九。人心能常如洊雷震驚之時。何患不與天合一。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學篇八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仁其性乎。命其天道乎。利其天人之參乎。聖人利命仁之教。不諄諄於詩書禮。而獨諄諄於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書乎。濟川攸往建侯行師取女見大人。曷爲不言其當行不當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詔。聖人若曰。天下無不吉之善。無不凶之惡。無不悔且吝之小惡。世疑天人之不

合一久矣。惟聖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決之於利不利。而後天與人合。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甚哉。是非之與利害一也。天道之與人事一也。知是非與利害一。而後可由利仁以幾於安仁。知天道之與人事一。而後可造命立命以成其安命。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而不仁者安仁矣。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而不知命者安命矣。然則聖人何以再言。易曰。易者卜筮之書也。天道之書也。中古以後。地天之通絕矣。天與人日遠矣。人且厭觀乎天。且漸不信天敬天。聖人縱欲諄諄以天道詔人。天何言哉。使非空空然即諸卜筮。受命如響。鬼神來告。曷以舍其偏是偏非。而信吉凶悔吝易知易從哉。故卜筮者。天人之參也。地天之通也。詩書禮皆人道設教。惟易則以神道設教。夫神道非專言禍福吉凶而不言是非者乎。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命貧賤夭而欲其貴富壽。難矣哉。命貴富壽而欲其貧賤夭。奚難矣。命所不能衍者三。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忿山欲壑。立乎巖牆。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此恃命

之小人。非命所拘者乎。誠知足。天不能貧。誠無求。天不能賤。誠外形骸。天不能病。誠身任天下萬世。天不能絕。匪直是也。命當富而一介不取。命當貴而三公不易。命當壽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匹夫確然其志。天子不能與之富。上帝不能使之壽。此立命之君子。豈命所拘者乎。人定勝天。既可轉貴富壽爲貧賤夭。則貧賤夭亦可轉爲貴富壽。詩三百篇。福祿壽考。子孫昌熾。頌禱嘏祝而不疑。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豈天所拘者乎。烏乎。聖人之教。詳戒禍。略求福。及其求之也。惟修天爵、迓天庥、俟天命。抑亦異乎人之求之矣。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人之受福澤于天也。或鍾焉。或蘊焉。或勺焉。內自嗇而外日積之。則挹彼注茲。一卮之福。或可累蘊至鍾。用之而不盡。不外益而內日狼藉之。則盈鍾之禍。漸至爲蘊爲勺。立涸而無餘。故曰。舀酌者衆則速竭。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自酌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詩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夫惟弼性孔固自求多福者。則其克承天祈。如川之方至以莫

不增。福愈溢。收愈多。又何曰損之有。

爲微幸而輒成者。非小人之幸。天所以棄之而厚其毒乎。爲微幸而輒不成者。非君子之不幸。天所以厚之而戒其偷乎。必使雨露不育荊棘。瑞雪不周污巷。雷霆日殷于三家之市。春風不及于窮隧之谷。銖量寸度。石丈必差。操券責償。曷以見天地之大哉。恢恢之網。疏而不失。石累尋尺。徑而寡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恩生害。害生恩。天地之苦心也。若夫不必因衡孤孽而後進。不以富貴驕安而輒弱者。尤君子中之君子哉。詩曰。攝無曰易。靡民孔易。

學篇九

立德立功立言立節。謂之四不朽。自夫雜霸爲功。意氣爲節。文詞爲言。而三者始不皆出于道德。而崇道德者又或不論兼功節言。大道遂爲天下裂。君子之言。有德之言也。君子之功。有體之用也。君子之節。仁者之勇也。故無功節言之德。於世爲不曜之星。無德之功節言。于身心爲無原之雨。君子皆弗取焉。詩曰。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曾子子羔子路之徒以之。後世道學獨行二傳所由分與。師以賢得民。子思孟子當仁于齊魯。儒以道得民。諸子身通六藝友教于西河。後世道學儒林二傳所由分與。惟周公仲尼。內聖外王。以道兼藝。立師儒之大宗。天下後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見仁焉。知者見知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三公坐而論道。德行之任也。士大夫作而行之。政事言語文學之職也。如必欲責爲德性者以問學之不周。責問學者以德性之不篤。是火日外曜者而欲其內涵。金水內涵者必兼其外曜乎。體用一原。唯聖爲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三代以上。君師道一。而禮樂爲治法。三代以下。君師道二。而禮樂爲虛文。古者豈獨以君兼師而已。自冢宰司徒宗伯下至師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師表。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有位之君子。即有德之君子也。故道德一而風俗同。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宋賢出有道學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學道矣。雅頌述文武作人養士之政。譬宗辟雍擬爲西雍棫

棫菁莪至詳且盡。而十三國風上下數百年刺學校者。自子衿一詩外無聞焉。春秋列國二百四十年。自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外無聞焉。功利興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與有德泮然二途。治經之儒與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荀子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曷謂道之器。曰禮樂。曷謂道之斷。曰兵刑。曷謂道之資。曰食貨。道形諸事謂之治。以其事筆之方策。俾天下後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謂之經。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師氏保氏大樂正。謂之師儒。師儒所教育。由小學進之國學。由侯國貢之王朝。謂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經者。以淑其身。以形爲事業。則能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制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爲治術。曾有以通經致用爲詬厲者乎。以詁訓音聲蔽小學。以名物器服蔽三禮。以象數蔽易。以鳥獸草木蔽詩。畢生治經。無一言益己。無一事可驗諸治者乎。烏乎。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學

校。今亦此學校。賓賓焉以爲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謂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國家何。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爭。

學篇十

懷傳國之寶者。不屑角千金之璧。懷千金之璧者。不屑角百金之璞。懷百金之璞者。不屑角碔砆之石。動與物角。惟恐不勝者。其所挾庳也。瓶罄之水愈沸則響愈微。彼惟恐人不聞者。中不足也。明珠藏千仞之淵。黃金韞萬仞之崖。珊瑚沈大海之底。采者不避蛟龍而致之。彼炫鬻于市。而人莫顧者。價且賤也。鐘磬之器愈厚者則聲愈從容。薄者反是。故德薄者無卑辭。德厚者無盈色。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人必有終身之憂。而後能有不改之樂。君子所憂樂如之何。曰。所憂生于所苦。不苦行險。不知居易之樂也。不苦嗜欲。不知澹泊之樂也。不苦馳騖。不知收斂之樂也。不苦爭競。不知恬退之樂也。不苦憤懣。不知寧靜之樂也。苦生憂。憂生耆。耆生樂。豈惟君子之性分然哉。即世俗亦有終身之憂樂焉。憂利欲之不遂

其身也。惡利祿之不及其子孫也。惡譏嘲之不誹于一世也。庸詎知吾所謂苦。非彼所謂甘。吾所謂惡。非彼所謂樂乎。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君子以道爲樂。則但見欲之苦焉。小人以欲爲樂。則但見道之苦焉。欲求孔顏之所樂。先求孔顏之所苦。忿欲皆火也。未有炎上而不苦者也。嗜莫嗜于五穀之甘乎。樂莫樂于道。道之滋乎。故世味不濃者道味不濃。熟處不生者生處不熟。道念苟同情念。何凡不聖矣。道味苟同世味。何愚不哲矣。詩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理義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不言猶聲色之說我耳目何邪。耳目于聲色。吾見人亦見之。吾聞人亦聞之。口之于味。甘苦濃淡惟自喻而人莫與焉。貴其自得之也。自得之而人不知。斯眞自得矣。其寐澄然。其俛仰浩然。施諸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與夫飾文章華鞶帨殫一生之力說人耳目而惟恐人之不知者乎。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不知而不慍。幾見醉飽而患人之不知者。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學篇十一

君子之于道也。始于一。韜于一。積于一。優游般樂于一。一生變。變生化。化生無窮。所謂一者何也。地之中也。有土圭。道之中也有土圭。九流諸子裂道一隅而自翮。道其任裂與。專在四方。道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然則樹之一以爲的而號于衆歟。櫝玉者不炫。舟玉者不飾。惡其文之著也。故曰衣錦尚絅。然則株守夫一者。何以適夫千變全乎大用歟。舉一隅不足反三隅。豈之蠢。把之無餘。何以陰噏而陽呿。何以海涵而坤負歟。觀乎天文以察變。觀乎地文以理孫。觀乎人文以化成。語乎其并包無垠者也。故君子之道。始于一。韜于一。積于一。優游般樂于一。一生變。變生化。化生無窮。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天下物無獨必有對。而又謂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容雙同。必爭其功。何邪。有對之中必一主一輔。則對而不失爲獨。乾尊坤卑。天地定位。萬物則而象之此尊無二上之誼焉。是以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

宗。夫唱婦必從。天包地外。月受日光。雖相反如陰陽寒暑晝夜。而實非多不生。四夷非中國莫統。小人非君子莫爲枅欂。相反適以相成也。手足之左不如右强。目不兩視而明。耳不並聽而聰。鼻息不同時而妨。形雖兩而體則一也。是以君子之學。先立其大而小者從令。致專於一。則殊途同歸。道以多岐亡羊。學以多方喪生。其爲治也亦然。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君子用世之學。自外入者其力弱。自內出者其力宏。力之小大。由于心之翕散。天地人之所同也。天地之氣。翕則靈。不翕則不靈。小翕則小靈。大翕則大靈。風雲雷雨之氣翕。則爲震動之能。而鬱鬯攝茂分焉。水火土石之氣翕。則爲嶽瀆之神。而淑懸章輝分焉。耳目手足口腹之氣翕。則爲心性之用。而是非好惡分焉。雷雨少者震動少。山川小者神示卑。人物細者知覺運動益而微。視其翕聚之小大。而作用之小大因之。孰謂發揚之不由于翕聚哉。人能翕其數十年之精力于技藝。則技藝且必通神。而況翕聚之於道德者乎。天地鬼神且莫違而況於人乎。不厚其本而求其末。是土偶作威福以求食也。徒勞曰拙矣。詩曰。鼓

飾於宮。鬭於外。

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非天以是限之也。齒即角所變。翼即足所化也。人之智慮亦然。豐于此則必嗇于彼。詳于末則必荒於本。故勞心者不勞力。尙武者不修文。文學每短於政事。政事多絀于文學。惟本原碩大者。能時措出之而不窮。故君子務本。專用力于德性而不敢外騖。恐其分吾德性之功而兩失之也。羽翼美者傷其骸。枝葉茂者傷其荄。經霜雪而後彫之木。必非有灼灼天豔之材也。故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害其神。見其文。蔽其眞。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抑戒之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者。不過數言。而惟諄諄于身心言動之際。豈非貫用于體之聖學哉。

舉足者舉左則止右。舉右則止左。動根于所止也。舉手者左畫圓則右不成方。左畫方則右不成圓。有二形無二心也。步盜簞食而恥。步盜萬金而恥。步盜一國之寶而恥。事有小大。心無小大也。君子觀于舉足知動靜之不二。觀于舉手知內外之不二。觀于舉念知大小之不二。故藝習一銷者百銷。本體一復者百

復。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學篇十二

天地是非之域也。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場壘也。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鬭戰。物而不化。豈知大人殊途共歸。百慮一致。無不代行而錯明乎。孔老異學而相敬。夷惠異德而同聖。箕比異迹而同仁。四科並出于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使孟子而用世。必用楊墨。不用儀秦也。韓愈謫潮。宏友大顛。不友俗士也。朱陸論學。砥礪不遺餘力。而南渡來泰山喬嶽不爲功利術數所汨沒者。兩相推無異詞也。其軌轍不同者。道之並育並行所以大。其同是堯而非桀者。性善秉彝之無二也。孰渾融斯。孰默識斯。孰一神而兩化斯。詩曰。周道如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柳下聖之和。和之極爲不恭。其敝也鄰于老。伯夷聖之淸。淸之極爲隘。其敝也鄰于楊。伊尹聖之任。任極而殉身救民太過。亦可鄰于墨。雖然。老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墨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柳下伯夷伊尹。方以內之聖也。老聃墨翟。

方以外之聖也。惟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潛龍飛躍。無有定在。時惠時夷時尹而非惠夷尹也。有時似老似墨似楊而非老墨楊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聖人之治天下更何可得哉。若夫學者循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即偏至一詣焉。或狷而隘。或狂而不恭。能祛利欲而未能化其氣質。已超鄉愿倍蓰矣。超少正卯儀秦萬萬矣。胡廣中庸。非聖之時也。詩曰。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必淵乎道渚乎道也。

氣質之性其猶藥性乎。各有所宜。即各有所偏。非煆製不能入品。非劑和衆味君臣佐使互相生克。不能調其過不及。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仁義禮智孤行偏發。皆足以債事。賢智之過。有時與愚不肖相去唯阿。況以利欲濟其氣質。但有不及無太過乎。今夫迂厚剛介寬審。賢者之過也。今世之士。患迂患厚患剛患介患寬患審者幾何人。患俗患薄患柔患濫患隘患惰疏者則滔滔皆是。求如賢智之過且不可得。矧望其純德性之用而無氣質之偏耶。非學胡匡。非學胡成。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學篇十三

因樹以爲榮枯者華也。華之內有果。果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樹以榮枯矣。因氣以爲生死者身也。身之內有心。心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氣以生死矣。性根于心。萌芽于意。枝分爲念。暢茂爲情。則性之華也。譬其果實之熟。惡其荆棘之歧乎。果復其核。情返乎性。核復生果。由一至萬。則果徧天下。衆善齊歸而性大成矣。故曰天下歸仁焉。聖人以天下萬世爲果。善人君子以一國數百年爲果。衆人以一身一家爲果。詩曰。實種實褎。實堅實好。

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柏也。更葉而不更條者衆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種者五穀也。穀種曰仁。實函斯活。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賦以此種子之仁。油然浡然不容已于方寸。故一粒之仁可蕃衍化育。成千百萬億之仁于無窮。橫六合亘古今。無有乎不同。無有乎或變者也。仁種之不成熟奈何。曰。莠稗奪之也。地力雨露人事。滋于彼。則耗于此。功利之稗一。記醜之稗一。詞章之稗一。技藝耆好之稗一。生氣滲泄。外强中乾。而仁之存者寡矣。自

非旋其地力雨露人事畢注于斯。日夜滋息于斯。其能膏液融渥油然浡然不容已乎。詩曰。毋田甫田。維莠驕驕。又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禾未熟而登揚秕者衆之矣。果未熟而登盤食者吐之矣。是故治之因者。政之熟者也。俗之龐者。化之熟者也。功之成者。慮之熟者也。名之歸者。德之熟者也。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亂。化未熟而急變俗。俗必駭。慮未熟而急圖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詩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況君子登顏孟之東山。登周公孔子之泰山乎。犧農黃唐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顏曾。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也。使我後人道腴而羲粱。詩冠而禮裳。非擬聖人孰畱畱之而衣被之乎。口之匪艱。性之爲艱。尼曰堯淵，有覩斯皇。亦足以發憤忘食矣。窮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豈曰仁之爲擬。重爲道遠。莫殫莫究而姑畫中道廢半途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窮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君子之立志也。有然。寧以一善成名。毋學

聖人而未至。君子之下學也有然。故未能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未可輕硜硜信果之小人。與貌爲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之狂士。甯爲慥慥篤實之君子。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至神無不化也。至誠無不格也。精神全而光氣發。則傅巖渭濱能入明王之夢卜。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至誠積而風教移。則箕子泰伯能開絕域之文明。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喧而愈寂者流泉也。君子之言似也。故終日言而未嘗言。動而愈虛者白雲也。君子之行似之。故終日事而未嘗事。雖然。二者亦各有本焉。山虛則雲生。谷虛則泉出。故曰澤山咸。君子以虛受人。衆天下之善而時出之。其惟心之無我者乎。詩曰。不大聲以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學篇十四

問如何知晝夜之道。曰知寤寐則知晝夜矣。如何知生死之說。曰知寤寐則知生死矣。如何知鬼神之情狀。曰知寤寐則知鬼神矣。未達。曰寐時之夢。寤時之

心景也。夜者晝之景。死者生之景。鬼神者人之景。夢中之境。游魂爲變。鬼神之情狀也。境界心所顯。情狀念所幻。惟至人無念則無夢。蓋境泯于心而寤寐一矣。寤寐一則晝夜一、生死一、幽明一、古今一。故易言知晝夜、知生死、知鬼神。舍孰心知性何以知天。舍存心養性曷以事天哉。然則文王何以夢帝錫。孔子何以夢周公。曰。有主之夢。夢境皆眞。無主之夢。夢境皆妄。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至誠前知。先覺覺後覺。此非大人所能占也。彼熊羆蛇虺旐旟衆魚之幻。何足語知道。

其道而純陽與。其生也與日月合其明。其歿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五方之帝之佐。皆聖賢既沒之神爲之。堯乘白雲而歸帝鄉。傅說騎箕尾而爲列星。其次者猶配于瞽宗方社四嶽。各如其德業之大小爲秩之尊卑。地祇與鬼神相升降焉。故曰君子上達。其道而純陰與。其生也與鬼蜮合其幽。其沒也魄降于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鯀化黃熊。伯有爲厲。彭生爲豕。方相氏儺厲而毆之。鼎鑄神奸而象之。故曰小人下達。惟聖人通于幽明之理。故

制禮作樂饗帝饗親進退百神五祀蒸氣合莫流動充滿于天地之間則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而制作與造化參焉。陰教與王治輔焉。孰謂太虛聚爲氣氣散爲太虛而賢愚同盡乎。禮樂皆芻狗而神道無設教乎。詩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

爲生計而不爲死計。爲子孫計而不爲身心計者。好利之通蔽也。爲身後名字計而不爲身後性命計者。好名之通蔽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道而死。曷異蜉蝣之朝生暮死乎。人生十五以前。惟知爲身計。三十以前。惟知爲家計。四十以往。惟知爲子孫計。爲身後名計。其爲性命計者。千萬中無一焉。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不知此身之所歸者。豈獨百年爲蜉蝣。即數百年數千年之名。亦孰非楚楚如雲之蜉蝣乎。

太虛之精氣流動。充盈于天地間。必有入也。集于列星與爲光芒。集于水火與爲潤暘。集于金木與爲柔剛。集于珠玉與爲精英。集于聖人與爲賢明。藏于胸中爲之智。啓于耳目之間謂之聰明。藏于腎則骨堅强。形于志則材茂剛。入之

生也不過數十年。天地之水火在人身用之經數十年食飲益之七情六淫診之。始而壯。既而遂矣。衰則將去。于是乎水不滋骨而材志隳矣。火不發智而聰明損矣。天之所降。山川之所鍾。及其衰也。天與山川不能留。盡其才而智日劭者。志之成（謹案成宜作盛）乎。不盡才而智益固者。志之羸乎。才不才而智不智者。志奚志乎。夫惟聖人君子。甄心于高明。審其精。崇其志。俛焉孳孳。日去人遠。去天近。老而德業愈巍矣。卒能歸根復命以反于於穆之天。故此數十年中。惟人所自用也。用之天則天矣。用之物則物矣。太虛者萬物之眞宅也。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視其生之所安而歸宅焉耳。

有終身之學。爵祿而止矣。有葬身之學。謏聞而止矣。有以身濟身之學。猷效邦國而止矣。有踐形盡性之學。耄老不足。死生夭壽不可離。則未知所止矣。由濃華而進于澹泊。可以爲達士。未若由澹泊而進于恐懼也。由固陋而進于淹通。可以爲碩儒。未若反淹通而會于本原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之好仁如是夫。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古微堂內集卷壹終

古微堂內集卷二

邵陽魏源著

默觚下

治篇一

人有恆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無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愛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衛頭目。自有能捍頭目之才。無情于民物而能才濟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國于君于民。皆漠然無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濟物而專以傷物。是鷙禽之爪牙。蠭蠆之芒刺也。才乎才乎。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人有恆言曰學問。未有學而不資于問者也。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絕世之資。必不如專門之夙習也。獨得之見。必不如衆議之參同也。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堯禹。豈惟自視欿然哉。道

固無盡藏。人固無盡益也。是以鹿鳴得食而相呼。伐木同聲而求友。詠皇皇者華之詩。喟然曰。爲此詩者其知治天下乎。一章曰周爰咨諏。二章曰周爰咨謀。三章曰周爰咨度。四章曰周爰咨詢。世固有負蒼生之望爲道德之宗。起而應事望實並損者。何哉。以臣居之虛理。驗諸實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見。質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古今異宜。南北異俗。自非設身處地。烏能隨盂水爲方圓也。自非衆議參同。烏能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也。歷山川但壯游覽。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材但取文采而不審其才德。一旦身預天下之事。利不知孰興。害不知孰革。薦黜委任不知孰賢不肖。自非持方枘納圓鑿而何以哉。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其無事之日始。皇華之詩知之矣。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無胡越。易十三卦述古聖人制作。首以田漁耒耜市易。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柝弧矢以衛之。禹平水土。即制貢賦而奮武衛。洪範八政。始食貨而終

資師。無非以足食足兵爲治天下之具。後儒特因孟子義利王伯之辯。遂以兵食歸之五伯。諱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賦皆聖門之事。農桑樹畜卽孟子之言乎。抑思屈原志三后之純粹。而亦曰惜往日之曾言兮。國富強而法立。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樂乎。王道至纖至悉。井牧徭役兵賦。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閒。使其口心性。躬禮義。動言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邊防之不問。一旦與人家國。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工騷墨之士。以農桑爲俗務。而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于俗吏。託元虛之理。以政事爲粗才。而不知腐儒之無用。亦同于異端。彼錢穀簿書。不可言學問矣。浮藻餖飣。可爲聖學乎。釋老不可治天下國家矣。心性迂談。可治天下乎。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爲治者不專注其大而但專節目。則安危否泰之大端失之目睫矣。用人者不

務取其大而專取小知。則卓犖俊偉之材失之交臂矣。故爲國家。猶。細。務。百。不若。定。大。計。一。爲國家。得。能。吏。百。不若。得。碩。輔。一。君子以細行律身。不以細行取人。不以剸劇理繁繫艱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斯見小欲速之弊哉。而百年苞桑之業固也。詩曰。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天地之生才也。予之齒者去其角。兩其足者傅之翼。是以造化無全功。陰陽無全能。以虞廷五臣皆聖人之材而明刑教稼治水典胄。終身不易其官。吾知孔子用世。必不使游夏司繁劇而由求典文章。必不使曾冉專對使命而宰贛師保坐論。天地有所不能強。而況于人乎。後世之養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試之也。專以無益之帖括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爲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則又一人而徧責以六官之職。或一歲而徧歷四方民夷之風俗。舉孔門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攝者。而望之科舉兔册之人。始也桃李望其松栢。繼也綵勝望其桃李。及非不治。則拊髀而歎天下之無才。烏乎。天下果眞無才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所用必所養。所養必所用

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也。山林之人欲澼物。必分己之財。鄉閭之子欲去弊。必資官之勢。不必己財而可以惠物。不藉人勢而可以祛蠹者。其惟在位君子乎。操刀而不割。擁楫而不度。世無此惷愚之人。故君子用世。隨大隨小。皆全力赴之。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彼穡而我飧之。彼織而我溫之。彼狩而我貆之。彼馭而我軒之。彼匠搆而我棲之。彼賦稅商賈而我便之。彼干盾扞衛而我安之。彼于我何酬。我于彼何功。天于彼何當。于我何營。思及此而猶泄泄于民上者非人心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治篇二

大雅言文王之伐密也。先之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述文王之伐崇也。先之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烏乎。事功純乎道德。有若是哉。禮樂兵刑出于喜怒哀樂。賜予其宮室。亦猶慶賞于國也。恣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于萬民也。夫然後可以修大刑而奉天之命。夫然

後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周公繼志述事。緜詩頌牧野之役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成周之征誅。猶之唐虞之命討也。事功之跡。俱化矣。

君子讀二雅。至厲宣幽平之際。讀國風至二南幽之詩。喟然曰。六經其皆聖人憂患之書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久習安。安生樂。樂生亂。亂久習患。患生憂。憂生治。洪範貴不列于五福。崇高者憂勞之地。非安富之地也。康莊之仁我也。不如太行。故眞人之養生。聖人之養性。帝王之祈天永命。皆憂惧以爲本焉。眞人逆精以反氣。聖人逆情以復性。帝王逆氣運以撥亂反治。逆則生。順則天矣。逆則聖。順則狂矣。草木不霜雪。則生意不固。人不憂患。則智慧不成。大哉易之爲逆數乎。五行不順生。相克乃相成乎。魚逆水則鱗不槙。禽逆風則毛不横。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順流之可畏也如是夫。人主修德之難也。倍于士庶乎。奸聲在堂。諛舌在旁。曼靡在牀。醲醨在觴。娛獸在場。所以蠱我心者。四面伺之。雖有憂勤聰智之君。不能無一罅之間也。天下

之資崇主德也。亦倍于士庶乎。高明之瞰者千計。中澤之嗷者億計。敝閾肘腋之瑕伺者萬計。無一瑕玷而可匿也。無一體用而可缺也。守專城之材。不可以相。長千夫之勇。不可以將。一將一相之任。不可以君四海。況于乃逸乃諺既誕以天位爲敖樂者乎。卷阿之詩。言俾爾爾性者三。言履天位之君子。非性與天合。德足配天。即不足主百神而綱四方也。知此而不戰戰兢兢于上者。非人情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維王。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廈。五寸之鍵。而制闔闢者。所居要也。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大政不險。天下大器也。君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不矜小藝。據其要。制其總。若攝氣母于北斗之樞。以斟萬物。有餘矣。王者之道猶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觀而審聽。示其形。忳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賞罰于衆人所及見。而所不及見者潛化焉。端默于衆人所不加意。而人所加意者莫遁焉。彼鋪張于條教號令之末。矜詡于發姦摘伏之神。曷足語知道。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詩言豈弟君子者十有八。說者曰。豈弟樂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大哉豈弟之爲德乎。世言王道無近功。此不知王道之言也。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治民。非令下如流水之原。不可爲善政。非立效如時雨之降。不可以爲聖功。謂王道無近功者未得其要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知豈弟不豈弟之分。則知王伯矣。知豈弟不豈弟之分。則知君子小人矣。後世人主之豈弟者。其漢文帝宋仁宗乎。反乎豈弟者。其漢武帝之桑宏、宋神宗之安石乎。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是以治大國若烹小鮮。鄧析子產。同一竹刑也。鄧析受誅而鄭人不憐。子產則遺愛衆母。興歌誰嗣。商君諸葛。同一嚴法也。商君車裂而秦人不憐。武侯則巷祭路哭。白幘成俗。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之反爲苦難。鄧析商君之謂也。豈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子產武侯之謂也。

秦湯方熾。九州爲燼。故漢初曹參蓋公沐之淸風而淸靜以治。若乃虎豈屢豫，

泰久包荒。萬幾叢脞于上。百隱養癰于下。乃不厲精圖治以使民無事。而但以清譚清靜爲無事。有不轉多事者乎。皇春帝夏。王秋伯冬。氣化日瀉。雖犧黃復生。不能返于太古之淳。是以堯步舜趨禹馳湯驟。世愈降則愈勞。況欲以過門不入日昃不食之世。反諸標枝野鹿。其不爲西晉者幾希。詩曰。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是以夙夜匪懈。山甫之佐中興。夙興夜寐。衛武之相王室。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其文武成康之盛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周室之東乎。文王有二南而歌頌始拱把矣。成王有雅頌而歌頌始尋丈矣。至康王而頌聲寢。珮玉有晏起之刺。伐木有鳥鳴之刺。宣王中興而沔水鶴鳴庭燎祈父白駒黃鳥刺詩半于變雅。何詩人之責備賢辟若此哉。漢武建元之歲。未聞其再建元也。唐元開元之歲。未聞其再開元也。乾六爻不言吉而悔亢。泰六爻不言泰而憂陂。豐之彖曰勿憂宜日中。盈虛消息。天地四時鬼神不能違。而況于人乎。漢文帝曰。誰一日以考終爲幸。光武曰。誰一日以十年爲遠。三代既往。聖賢兢業之心。惟二君有焉。文帝拊髀頗牧而以李廣周亞夫貽之景武。光武閉關拒

質。甘以西域付之荒外。二君豈眞不能戡匈奴者哉。豈眞無雄才大略者哉。功業之心。不勝其愛民之心也。才智自雄之心。不勝其持盈保泰之心也。頌聲寢于康王。二雅變于宣王。其道德之終而功業才智之竭乎。故不明四始五際之義。不可以讀詩。

治篇三

三代以上之天下。禮樂而已矣。三代以下之天下。賦役而已矣。然變風變雅。多哀行役之苦。刺征役之煩。而刺重斂者惟一碩鼠。則知井田什一尙存。履畝未稅。民惟困役。不困賦焉。春秋以前之諸侯。朝聘而已矣。春秋以後之諸侯。攻戰而已矣。然陳鄭介大國之閒。受兵無寧歲。而民俗佚冶晏如。則知其時車戰之制尙存。師行所至。非堙木刊。而無擄臣妾燬廬舍之患。且請服則盟。未嘗如狄之入衞。財賄牲畜蕩然一空焉。春秋以前。有流民而無流寇。春秋以後。流寇皆起于流民。往往顚宗社猾四海。讀詩則碩鼠適彼樂郊。黃鳥復我邦族。鴻雁勞來中澤。未聞潢池揭竿之患。此封建長于郡縣者一也。春秋以後。夷狄與中國

爲二。春秋以前。夷狄與中國爲一。讀詩與春秋。知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列國無守險之事。故西戎徐戎陸渾之戎。赤狄白狄姜戎太原之戎。乘虛得錯處其閒。後世關塞險要。盡屬王朝。而長城以限華夷。戎狄擯諸塞外。此郡縣之優乎封建者一也。由前三說觀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由後一說觀之。七雄嬴秦者。罪在一時。功在萬世。

禮樂征伐。先王治世之大物也。自天子出則王。自諸侯出則伯。然王世以禮樂統征伐。故彤弓車攻吉日之詩雖事主征伐。莫不本禮樂以行之。伯世以征伐統禮樂。故冠裳必載誓盟。聘享無非師捷。雖事鄰禮樂。亦莫不參征伐以出之。禮樂勝則純乎道德。如春風之長萬物而不知。征伐勝則純乎威力。如夏日威天下而不得不循其法。惟其所假猶先王之仁義。故晉風思郇伯春秋予桓文焉。及其衰也。仁義去而詐力獨存。于是周雖久王。有禮樂。無征伐。王室聲靈不行。徒托重于先王典制名器以羈縻列國。晉之久伯也。有征伐。無禮樂。士鞅欒黶惟賄是求。虒祁宮成。徒以甲車四千乘恫喝攜貳。夏日徂而秋霜凜冽。物不

能堪。于是裂爲七國。爲嬴秦。皆天下于冰霜中者二百餘載。暨西漢文景而始息。甚哉功利之殃人。而王道不可一日熄乎。三皇以後。秦以前。一氣運焉。漢以後。元以前。一氣運焉。其歷年有遠近。即其得于先王維持之道有厚薄。故漢唐宋女禍夷狄亂臣賊子迭出而不至遽亡。民生其間。得少休息十餘世。披其牒。考其享祚歷年之久近。而其所得于道之分數可知也。詩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

治天下之具。其非勢利名乎。井田。利乎。封建。勢乎。學校。名乎。聖人以其勢利名公天下。身憂天下之憂而無天下之樂。故褰裳去之而樽俎揖讓興焉。後世以其勢利名私一身。窮天下之樂而不知憂天下之憂。故慢藏守之。而奸雄覬奪興焉。爭讓之分。帝王之憂樂。天下爲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古人仁字通所如論語井有仁焉之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人所聚而勢生焉。財所在而人聚焉。名義所禁遏而治亂生焉。聖人乘天下之勢。猶蛟龍之乘雲霧。不崇朝而天下莫知誰尸其權。大哉神器。億萬生靈之

所托命也。而智可闢奸而力可戡亂乎。夫惟使勢利名純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故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氣積焉。人之所去。陰氣積焉。山谷之中。屯兵十萬。則窮冬若春。邃宇華堂。悄無綦𨂂。則幽陰襲人。人氣所縕。橫行爲風。上泄爲雲。望氣吹律而吉凶占之。南陽洛陽晉陽鳳陽。今日寥落之區。昔日雲龍風虎之地。地氣隨人氣而遷徙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天子者衆人所積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則强。人散則尫。人靜則昌。人訟則荒。人背則亡。故天子自覩爲衆人中之一人。斯覩天下爲天下之天下。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聖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求田問舍服賈牽牛。以卿大夫爲細民之行。則譏之。細民不貲以卿大夫之行也。故國風刺淫者數十篇。而刺民好利者無一焉。變雅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桑柔。無非刺姻亞之膴仕富祿之洽比徂向之聿馬貪人之敗類。如賈三倍。君子是識。以利爲厲戒。而刺

好名者無一焉。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故于士大夫則閑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則閑之于利而坊之于淫。雖然。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中人以上。何必名舉始足勸乎。孔孟論學。始并名利而兼戒之。首嚴克伐。次嚴義利。而無一言及于遠色。故曰刑以坊淫。庶民之事也。命以坊欲。士大夫之事也。禮以坊德。聖賢自治之學也。世之極盛也。使天下以義爲利。其次則以民爲利。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雖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弊太盡。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驟。聽言太輕。處己太峻。亦有能發不能收之者矣。兼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斯治國之庖丁乎。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

治篇四

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離于得方而

難得用方之醫。不難于立法而難得行法之人。青苗之法。韓琦程伯子所部必不至厲民。周家徹法。陽貨榮夷公行之斷無不爲暴。弓矢中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法令治之具也。而非所以治也。買公田省餉之策。出于葉適。而賈似道行之。遂以亡國。是以郡縣生員二論。顧亭林之少作。日知錄成而自刪之。限田三篇。魏叔子三年而後成。友朋詰難而卒燬之。君子不輕爲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復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山居難與論舟行之險。澤居難與論梯陟之艱。處富不可與論貧。處暇不可與處猝。處亨不可與言困。處平世不可與論患難。況立乎後世以指往古。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曾不設身以處地。不平心以衡其輕重。而徒以事後之成敗獄局中之當否。古人其如汝何哉。郅都甯成。古之酷吏也。胡寅父子。世之酷儒也。詩曰。他人有心。予揣度之。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之忠恕也如是夫。

同儉也。或以之養、廉。或以之濟貪。同體也。或以之將孫。或以之濟爭。同一下人

也。出自富貴人以爲謙。出自貧賤人以爲諂。辟穀與市田宅不同。同歸于免禍之智。閉戶與坐惧不同。同歸于闇昧之淸。狂者東走。逐狂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拯溺者亦入水。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故以蹟觀人。則不足以知人。以蹟師古。則不足以希古。詩曰。唐棣之華。翩其反而。

秦以盡壞古制敗。莽以動襲古制敗。何其異軌而同歸耶。秦之暴。不封建亡。即封建亦亡。兩晉八王之事可見已。莽之悖。復井田亡。不復井田亦亡。隋煬朱梁之繼是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治篇五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天官之書。古有而今無者若干星。古無而今有者若干星。天差而西。歲差而東。是天不同後世之天也。濁河徙決。淤闕千里。滎澤鉅野。塞爲平原。濟汳莫辨源流。碣石淪於渤澥。井田廢而溝洫爲墟。雲夢竭而洞庭始大。十藪湮其九。三江闕其二。九河九江不存其一。雍州田上上。今但平蕪。揚州田下

下。今稱陸海。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地不同于後世之地也。燕趙衛鄭。昔繁佳冶。齊魯雕澳。古富綺紈。三楚今詭長髮。句吳昔有文身。淮徐執戎夷之種。伊川齊被髮之倫。茶貨互市。爲制夷之要。疹痘有無。區中外之坊。豈可例諸唐宋以前。求其臧否之故。是人變于古矣。黍稷五穀之長。數麻菽而不數稻。亨葵五菜之主。若蔘藷而不及菘。枌榆發老之珍。今荒饉始食其皮。荇藻蘋蘩以共祭祀。蕈菜萓薇。恒佐餐飧。蜉蝣螬蟺。古實甘美之羹。陸璣言蜉蝣陶宏景言蟦蠐可食好異于今蚳蝸蜩范。禮則燕食之醢。今疇登鼎俎。鷹齒牙。布有麻葛而無吉貝。幣有貨金而無白銀。紈綺稱雕澳而無吳越。今皆反之。是物遷于古矣。媵娣姪于昏禮。登孫尸于祭祀。跪地以坐。摶飯以食。跣足舞蹈以爲敬。刀漆以爲書。貝幣以爲貨。營窟以爲宮。四面左右个以爲堂。芻靈明器以爲葬。乘車以戰。肉刑以治。不謂大愚。則謂大戾。豈獨封建之于郡縣。井田之于阡陌哉。故氣化無一息不變者也。其不變者道而已。勢則日變而不可復者也。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柞薪之木。傳其火而化其火。代嬗之孫。傳其祖而化其祖。古乃有古。執古以繩今。是爲

誣今。孰今以律古。是爲誣古。誣今不可以爲治。誣古不可以語學。詩曰。豈其食魚。必何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租庸調變而兩稅。兩稅變而條編。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雖聖王復作。必不舍條編而復兩稅。舍兩稅而復租庸調也。鄉舉里選。變而門望。門望變而考試。丁庸變而差役。差役變而僱役。雖聖王復作。必不舍科舉而復選舉。舍僱役而爲差役也。邱甲變而府兵。府兵變而彍騎。而營伍。雖聖王復作。必不舍營伍而復爲屯田爲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深便者變則不可復。江河百源。一趨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復歸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質文異尙。子丑寅異建。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況郡縣之世而談封建。阡陌之世而談井田。笞杖之世而談肉刑哉。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周頌勺篇美成王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復。徒使晉人糠粃禮法而禍世教。宋儒專言

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術。君子之爲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讀父書者不可與言兵。守陳案者不可與言律。好剿襲者不可與言文。善琴奕者不視譜。善相馬者不按圖。善治民者不泥法。無他。親歷諸身而已。讀黃農之書。用以殺人。謂之庸醫。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靡獨無益一時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聖人之道。詩曰。園有樹檀。其下維蘀。君子學古之道。猶食筍而去其籜也。

治篇六

明月之夜。可遠視而不可近書。猶淸談元虛之士。不可以治民。霧霜之朝。可近書而不可遠視。猶小察綜核之材。不可以慮遠。得諸天者固已殊矣。即學聖人之學。而性所各近者。何獨不然。火日外照而內闇。故足民治賦之才。不可以語性命。此親民而未明德者也。金水內照而外闇。故潛修養性之儒。未可皆共事功。此明德而未能親民者也。學道者宜各自知所短。用人者宜各因其所長。勿

以師儒治郡國。勿以方面之材責師儒。非體用之殊途。乃因材之難強也。若乃志伊學顏之君子。固以內聖外王爲準繩。夫何本末偏枯之有。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一介一和惠與夷。一去一奴微與箕。一生一死嬰與臼。一躍一復申與伍。一榮一辱李與蘇。一默一言介與狐。一亮一瑾蜀與吳。一攻一守墨與輸。相反相成狷與狂。相嘲相得惠與莊。羊陸相仇而相睦。葛馬相敵而相服。尹邢相愛始相妒。故君子之用世也。道不必盡同。智士之同朝也。轍不必相合。然大人致一用兩。未嘗不代明而錯行也。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止。

輕諾似烈而寡信。多藏似能而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訐細似察而煩苛。妹姁似惠而無實。此似是而非者也。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執法似嚴而成物。正諫似激而情忠。此似非而是者也。非御情之相反。乃近理之多似也。聰言察貌。或失其眞。譎情御物。或失其實。將何道以全之乎。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觀其生者不在于先觀我生乎。

有以兼聽而得。有以兼聽而失。有以獨斷而成。有以獨斷而敗。晉武平吳。晉明平王敦。唐憲宗討淮蔡。周世宗征澤潞。皆以獨斷而成。昭烈伐吳。符堅伐晉。皆以獨斷而敗。漢祖唐宗以兼聽君子而興。漢元唐代以兼聽小人而亂。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驕兵憤兵貪兵。可謂知彼知己乎。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彼賢奸雜用者。非其心之公私霧淆乎。詩曰。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吾當以執兩爲兼聽。而不以狐疑爲兼聽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言當以達聰爲獨斷。而不以臆決爲獨斷也。

國家有一謀議。則必有數庸議以持之。有一偉略。則必有數庸略以格之。故聖人惡似是而非之人。國家忌似是而非之論。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成理。上傅會乎經義。使人主中其腊毒而不自知。君子所深惡也。漢成帝因天變言者多攻王氏。就決于張禹。此西漢存亡一大機。以張禹以天道不可得聞解之。王氏遂不得復動。晉孝武欲廢會稽王道子。此東晉存亡一大機。而徐邈以恐傷太后阻之。道子遂復納用而不可救。西晉亡于吏蠧民困。元帝南度。遣巡察郡邑之

使分別黜陟。而顧和以燒梁獄詞枇其行。唐李德裕收吐番維州千餘里之地。而僧孺以春秋納叛人撓其議。宋夏元昊死。子幼國內亂。邊臣請乘釁。而宋臣以春秋不伐喪格其謀。論卑而易行。苟安而不犯難。其迹何嘗不近忠厚長者。其稱引比附何嘗不託于六藝。夫孰知其誤人家國至此哉。詩曰。誰號斯言。有倫有脊。

治篇七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長。不知人長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長。則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長。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也。惟盡知己之所短。而後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長。而後能收人之長。不然。但取己所明而已。但取己所近而已。語有之。夜行者前其手。然而橋足也。開明于東而萬有皆燭。其不在窮理乎。詩曰。他人有心。予揣度之。知己知人之謂耶。度內之事。中人可能。度外之功。非豪傑不能。世俗所謂度外。君子所謂性分內也。天下大事或利于千萬世者。不必利于一時。或利于千萬人者。不必利于一

夫。或利于千萬事者。不必利于一二端。故非任事之難。而排庸俗衆議之難。詩大小二雅。言大猷者二。言遠猶者二。言壯猷者一。何謂大猷。批郤導窾。迎刃而解。棋局一著勝人千百者。是也。何謂遠猷。事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及百十年之後者。是也。何謂壯猷。非常之策。陳湯不奏于公卿。破格之功。班超不謀于從事。出奇冒險。不拘文法。不顧利害者。是也。器不宏者不能勝大猷。識不裕者不能燭遠猷。識遠器大而無雄氣勝決者。不能具壯猷。壯猷天授不可學。器識可學而擴焉。彼安常習故之流。所安者目前。所知者陳例。所辟者嫌疑。得不讒而疑。同聲而挑格者乎。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歎大猶之難成也。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歎遠猶之多阻也。

古豪傑之用世。有行事可及而望不可及者。何哉。同恩而獨使人感。同威而獨使人畏。同功而其名獨震。同位而其勢獨崇。此必有出于事業名位之外者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晏平仲柳下惠汲黯霍光羊祜謝安高允。其德望歟。子臧季札魯仲連楊震李固楊綰元德秀。其清望歟。管仲子產信陵君樂毅賈誼

陳湯祖逖姚崇李德裕。其才畧敵。不遑惟是。鄧禹孔融劉備劉琨，百戰百敗。而當時奸雄畏之。豪傑慕之。所至從者如歸市。此豈他人可强致者乎。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以天下之大。祖宗數百年之培養。而無一二魁壘奇碩之品。足係海內之人心。備國家之緩急。爲四夷所讋服者。隱然鎭壓中外。如喬嶽干城之可恃。故國喬木之謂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國有人之謂也。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國無人之謂也。

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何以見其難，曰。難其敏。難其周。難其暇也。事變之來。機不容髮。事後追悟。與不悟同。人躊躇旬日始決者。此一見而立決之。人反復數百言不剖者。此片言立剖之。非天下至敏其孰能與于斯。是非大較可望而知也，利害曲折。非一望可知也。人僅悉其形。此并悉其情。人僅歷處目前。此并旁燭未然。若數計而龜卜。非天下至周其孰能與于斯。震驚百里。七鬯皆失。竭力應之。事應而力已殫。暗則行所無事。沛若有餘者乎。非天下至暇。其孰能與于斯。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難。豪傑不豪傑。九死之病。可以試醫。萬變

之乘。可以試智。昭烈與曹操。張說與姚崇。料事同而遲速不同。一敏一不敏也。司馬懿服諸葛之營壘。亞夫備吳楚于西北。一周一不周也。王坦之倒笏而謝安賭棊。一暇一不暇也。三者亦出于天。亦成于學。成于學者能晞其敏周。終難晞其暇豫。周公流言東征。詩不頌其多才多藝之敏。三吐三握之周。而惟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几几安也。安即暇之謂也。

有才臣。有能臣。世人勤以能爲才非也。小事不糊塗之謂能。大事不糊塗之謂才。才臣疏節闊目。往往不可小知。能臣又近燭有餘。遠燭不足。可以佐承平。不可以勝大變。夫惟用才臣于廟堂。而能臣供其臂指。斯兩得之乎。臨大事。決大計。識足以應變。量足以鎮猝。氣足以攝衆。若張良霍光龐士元謝安陸贄寇準韓琦李綱。其才臣與。瑣繁剸劇。斑夫之稟。一目十行。五官並用。無留牘。無遁情。若趙廣漢張敞陶侃劉晏。其能臣歟。至若兼才能而有之。若管仲子產諸葛亮。尤古今不數人也。姚崇張詠。抑其次也。欲求救時之相。非才臣不可。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治篇八

人主與忠信道德之士處。若服闌芍然。久而不知其芳也。若食五穀然。久而不覺其益也。彼其所益者在本原。非枝葉之末也。天下陰被其賜。而史臣莫書其功。故宣王在內之臣曰張仲孝友。而辭嬰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國家之賴賢才也。功莫大于成君德。而立政次之。故有內臣。有外臣。與離婁同樹罔不濟。與師曠同敝罔不蹶。成王與周公同居。故成王化而為周公。管蔡與祿父同居。故管蔡化而為祿父。此內臣之益也。得一后夔。天下無難正之五音。得一伯樂。天下無難取之良馬。得一頗牧。天下無難禦之外侮。此外臣之益也。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亡國之主。莫不忠其所親而賢其所任。夫孰知其究安極哉。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星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物非能自浮也。載而浮之者水也。臣非能自遇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天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故天之降才

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歲。而。一。君。然微揚側陋之堯。則雷澤之漁父耳。微麥良弼之高宗。則傅巖之胥靡耳。世非無爨桐之患。而患無蔡邕。世非無牛鐸之患。而患無張華。自古及今。遺逸之賢。十倍于遇主之賢。則奇才之難得。又不如明君之難得也。故與其臣求君。不如君求臣。箕子膠鬲盈朝。而不能使商辛爲高宗。家父凡伯盈朝。而不能使幽王爲周宣。詩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孤舉者難起。羣行者易趨。傾厦非一木之支也。決河非捧土之障也。一蕭何而助之者良平信越。一鄧禹而助之者二十七將。一元齡而助之者十七學士。馬曳輪也。羽飛死。法正龐士元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博奕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意氣聲名之交不世。惟道義之交。萬古如一堂也。四海如一室也。爵祿繫之者可臣。金帛啗之者可役。飲食投餕之者可畜。壯士不可飲食致也。豪傑不可金帛致也。君子不可好爵縻也。是以朋友君臣以類相親。舜有揖行。取人以身。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白駒空

谷。生芻一束。

天下小人不可盡誅。小人之有才者尤不能不用。但止可驅策于邊疆。而不可用于腹心密勿之地。故易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也。寇萊公趙汝愚于忠肅。再造之功。得主之專。皆千載一時。使寇公留王欽若于方面。何至進城下孤注之讒。趙公予侂胄一節鉞。何至釀內批嚴禁之禍。于公出石亨于九邊。何至生中夜奪門之變。置虎狼于肘腋。誰之過與烏乎。賢人而得主。曠世難逢。有魚水之遇。有逐小人之權。而反爲小人倒持阿柄。使善治敗于垂成。奇勛翻爲禍首。詎不惜哉。周之皇父。漢之上官桀。唐之李勣。元末之伯顏。皆從龍將材而不可秉鈞當軸。則又君上用人之鑒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末章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干城之武夫。不可爲腹心明矣。矧并不可干城者而腹心之乎。

治篇九

國家之有人材。猶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儀。而非山谷高大深厚之氣不能生也。夫惟人君不以高危自處。而以謙卑育物爲心。人人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

而取給之。地山之謙。卑不可踰。豈弟如此。而何匱竭散亡險哀之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人材者求之則愈出。置之則愈匱。唐陸贄言天后以寬得人。德宗以苛失士。宋慶歷中培養之人材。數世用之不盡。而況乎側席賢人之主乎。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文王之辟雍明堂三靈同地。凡治岐之大政。皆行其中。大雅棫樸旱麓思齊靈臺。皆頌文王作人之盛。孟子亦言待文王而興。是古今作人莫盛于文王。而孟子告齊宣以文王治岐。關市澤梁罪孥鰥寡之政。祇及養。不及教。何哉。戰國救民水火之世。所急者養民。故未暇及辟雍之禮樂。雖然。文王之作人也。有造士之政焉。有求賢之政焉。棫樸琢髦士。旱麓與鳶魚。思齊造成人小子。皆即文王世子所述辟雍大學造士之政也。小雅皇華教使臣以咨才咨事咨義咨難。必周訪四方之賢士。歸言于綱。此則輶軒四出。而八虞二虢之友數。二老西歸之就養。閎夭散宜生之見知。殷士抱器之來歸。奔走疏附後先禦侮。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先得天下人材三分之二也。天下之士觀而歸之。其民焉往。斯求

賢之政也。造士之作人也術。求賢之作人也神。開風而興。潛化而啓。如蟄啓于春霆。雖中林野人、伐枚婦女、罝罦賤人。皆振振營營有士君子之行。神矣哉。盛矣哉。文王一世所造之材。子孫數十世用之不盡。後之爲人君者。其亦盡監于斯。

當武王崩。三監叛。商奄五十國並起。周公何以能化殷頑于期月。何以東征而四國是吪耶。何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耶。書一不言其所由。但日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烏乎。周公得多士之心。先于得多方之心矣。七族三族之豪。皆膚敏之彥也。皆故家遺俗六七王所培養也。爲政不爲巨室所棄。而能爲四方慕者。寡矣。周公自居東以來。過師衽席之上。無日不與殷士民相親。然方在軍中。賓接不暇。及還師度河之後。遷殷民于洛邑。始日日進其士而見之。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而又擇其中之賢材。贄而師見者十人。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百人。教士千人。（說苑）朝謁者百篇。莫見七十士。（荀子）朝所謁者卽多士所上之書也。

計旬月之間。士之一善一藝罔不悉。閭左一利一害罔不羅陳于前矣。然後量能而授之職。授之田宅。又率以祀文王。斷爵祿將。駿奔走于廟。其客歟。其一家之人歟。於是殷士慨見周公之晚也。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惟恐公之西歸而不得復見焉。古之得人家國者。先得其賢才。士心之歸如此。而民心有不景從者乎。豈惟殷士。豳岐從征之士。亦無一不與殷士相兄弟友朋焉。道德一而風俗同矣。周公訓魯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平地道也。易天道也。易則易親。簡則易從。易簡天下之理得矣。豳人頌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必非衢謠巷諺所能道也。非辟雍擬議之士不足以知公德之盛也。公一身所育之才。周家八百年用之不盡。後世爲相者。其亦盡鑒乎斯。

封建之世。喜分而惡合。故晉楚爭食。春秋惡之。皆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郡縣之世。喜合而惡分。故三國五季十六國之世。不如一統之息爭。二者皆所以爲王。而治法本于治人。則又皆以用賢用親爲得失。其在封建之世。一于用親者。國可久而勢恆弱。一于用賢者。國勢強而或先亡。周之興也。親賢並用。閎顛呂

散八族與周召榮畢夾輔。流及後世。則魯衛宋鄭專用親。齊晉專用賢。故三桓七穆六卿之屬。維持宋魯鄭。相忍爲國。至春秋後猶百餘歲。而衛尤後亡。則用親之明效也。齊之同姓有國崔欒高。而不如管氏陳氏之專國。晉自獻公後。詛無畜羣公子。而所用狐趙韓魏范。其始足以創伯。其卒足以奪國。則用賢之明效也。兩除其弊而兼收其利者。惟楚乎。其令尹司馬執兵柄者皆同姓。而一有罪。則刑之無赦。又參以鬬穀叔敖葉公伯州犂巫臣異姓之賢材。故其國勢半天下。而與周相終始。至郡縣一統之世。其勢離合。而秦以不用親速亡。晉以用親速亡。隋以親賢皆不用速亡。則其開基創業。本實先撥。又有立于用人之先者哉。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言用賢也。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言用親也。

後世之事勝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廢肉刑。三代酷而後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後代公也。世族變爲貢舉。與封建之變爲郡縣何異。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貴以襲貴。賤以襲賤。與封建並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雖古人教育有道。其公卿胄子多通六藝。豈能世世皆賢于草野之人。古聖王未必不灼知其

弊。而封建不變。則世族亦不能變。莘野傅巖渭濱之舉。間世一出。不數見也。以展季之聖。孔子之聖。通國皆知之。而士師司寇不安其位。使二聖人生于三桓之族。何患不大行其道乎。春秋諸卿有公族。有世族。其執政之卿。謀國之大夫。無非此二族者。公族有魯之三桓。宋之七穆。鄭之六卿。世族則晉之欒郤智范韓趙魏。齊之高鮑陳田。衛之孫甯。皆世執國柄。單寒之子無聞焉。秦人崛起。乃廣求異國之人而用之。由余蹇叔百里奚丕豹公孫枝衛鞅之屬。無非疏遠。由是六國效之。游士大起。樂毅蘇張范睢李斯蔡澤虞卿。皆徒步而取相印。氣運自此將變。不獨井田封建之將爲郡縣阡陌而已。孔子得位行道。必亦有以大變其法。舉四科以代豪宗。故深贊公叔文子之舉僎。而春秋書尹氏卒以著世卿之戒。秦漢以後。公族雖更。而世族尙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魏孝文之賢而不能用李彪李沖之議。自唐以後。乃仿佛立賢無方之誼。至宋明而始盡變其轍焉。雖所以教之未盡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則三代私而後世公也。詩曰。殊異乎公路。殊異乎公族。

以衡泌爲靜而城市爲囂。以薖軸爲傳而城邑爲俗。其起于東周之叔世乎。古之遯世者必傅巖莘渭之天民大人。或抱至德而遯焉。或抱命世之材而遯焉。或抱禮樂而遯焉。無所抱則無可遯者。聖王求士。與士之求道。固不于野而于城邑也。城中曰都。人萃則氣萃。氣萃斯材藪焉。野外曰鄙。人渙則氣渙。氣渙斯材少焉。處農就田埜。處商就市井。處工就官府。處士就燕閒。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訾宗辟雍泮宮柱下。固册府禮樂之淵藪。師友講習之林囿也。山林之氣離散。而禮樂不在。師友無資。都邑學未成之士而即入山中。則去昭曠而就封蔀矣。是以靑衿必于城闕。議論必于鄉校。聞見廣。則聰明闢。勝友多而學易成。其野處不匿之秀。則遷之都中。而鄉大夫賓興之。未聞投書名之閭里塾師農子恆農者而有可賓興之賢能也。烏有舍國士天下士而友一鄉一閭之士者乎。烏有舍國士天下士而求一鄉一閭之士者乎。伐木求友之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治篇十

人各有能有不能。孔融名節重一世。而敗遇袁呂。每戰輒衄。張昭謇諤于東吳。而曹兵南下。惟勸迎降。石星直節震明代。及任本兵。日本之役。惟調停賄款。故知承平直諒之士。難責以臨危應變之才也。有守不必有為。有為不皆有守。使責陳湯桑維翰趙普劉晏以廉介。責李勣韋孝寬以忠義。其可覬乎。太師皇父。中興名將。蕩平淮夷。媲美方召。而幽王之世。擇三有事。以車徂向。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是猶上官桀力戰敢深入而不可託孤寄命也。是以明王任忠亮于台輔。付赳武于干城。易地則皆敗。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專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專以德取人。必致取鄉愿。雖然。利口有二。鄉愿亦有二。有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之利口。君子在上。可驅策用之。若夫辯足以飾非。炫聰。智足以舞文樹黨。警敏強記。口若河縣。如張湯荀勗朱异呂惠卿者。不可一日近。而究誰能不近之。有不可臨大節而可佐承平之鄉愿。孔光馮道范質。平時不失為賢相。若夫深中厚貌。以小忠小信結主知。以曲謹小廉拒物議。欺世盜譽。靜言庸違。明主亦傾任而不疑。如龐萌林甫杞檜者。不可一日容。而究誰

能不容之。烏乎。世有君子。能遠無才之小人。未必能遠有才之小人也。能識毗陽之小人。未必能識毗陰之小人也。天生尤物。足以移人。堯舜畏之。仲尼惡之。而欲燭神姦于後世之中主。不其難哉。詩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馬融之附梁冀。彈李固。絳帷女樂爲之與。潘岳之附賈謐。陷愍懷。園林絲竹爲之與。蘇子所謂廉儉者士人之小節。而道誼大坊必以之爲本。爲有宮室妻妾窮乏之不忘。而能勿易其本心者乎。雖然。倘有不貪財色而獨貪權勢。如公孫宏王衍王敦盧杞王安石蔡卞其人者。倘有不貪權勢而獨惜身命。如孔光譙周馮道范質其人者。廉絜尚不足恃。矧不廉絜者乎。是以但輕財色爲有廉。並輕權勢爲有恥。辭受取予不苟爲有廉。進退出處不苟爲有恥。孔孟之學。言恥不言廉。有以夫。詩曰。尚不愧于屋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以異于孔光公孫宏胡廣之保身。而夫子獨許蒸民之詩爲知道耶。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則模稜非所以保身矣。哀職有闕。維仲

山甫補之。則逢長緘默非所以保身矣。柔不茹。剛不吐。彊禦矜寡。不畏侮。則縱柔養奸。非所以保身矣。彼孔光胡廣公孫宏。何嘗不柔嘉而令色儀乎。何嘗不小心而式古訓力威儀乎。是非利害進退出處之間。金錫珉瑜立判焉。故知明哲保身。必大德不踰閑以爲本。

費仲飛廉不日蠱其君。則夏商不亡而身亦不戮。囊瓦宰嚭李斯不賣國媢賢。則吳楚秦不亡而身亦免族。豎刁易牙王甫曹節李輔國仇士良不日導人主于邪。則漢唐（謹案漢唐上疑脫衍字然豈刁易牙不見誅于齊疑衍此四字爲是）不亂而宦官亦不誅。林甫檜卽不爲奸臣。亦必位宰相。而臣主俱榮。身名俱泰。猶冰山萬年之臭。小人亦何利而爲此哉。君子亦何負而不爲哉。烏乎。帝王利民卽所以利國也。大臣利國卽所以利家也。士庶人利人卽所以利己也。自王公大人下至馬牌沽保。未有終日濟人利物其心。而不要天之祐者。自王公大人下至馬牌沽保。未有終日自私自利其心而不爲天人之所惡者。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蔦與女蘿。施于松上。烏有木偕而瓠不纍。柏偃而蘿不悴者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烏有公

田如雲私田如焚者乎。

公孫宏以爲仲舒者傾仲舒。石顯以爲京房者擠京房。盧杞以爲顏眞卿者陷眞卿。以爲李揆者危李揆。皇甫鎛以爲韓愈者抗韓愈。世主墮其術中而不悟。不害惟是。鄧隲以朝歌賊橫遂出虞詡長朝歌。梁冀以廣陵盜熾遂出張綱守廣陵。其假手以快讒。今古固一轍也。而仲舒卒格驕主。李揆卒款吐蕃。韓愈卒服叛鎭。綱詡卒平盜賊。皆適以成其功名。即京房眞卿亦適以成其忠義。爭光日月。小人所爲。亦何往不爲君子哉。詩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治篇十一

三代以上之人材由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氣運。乘氣運而生者。運盡則息。惟教化出之無窮。氣運所生。亦有二。國之將昌也。其人材皆如蟄啓發乘春陽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衰則反是。其人材如蟄墐戶湫閉稿鬱。所至而百物受其愴怳。是以入其國。觀其條教號令。聆其謠諺文章。占其山川雲物。而

國之休悴可知也。豈天地生材之心久而息乎。抑人力物力久而愛其寶乎。岡陵川阜。與宗社之培植。相摩盪。相推移。滃勃鬱積。日出而不窮。奚其息也。奚其愛也。彌蓋未膌。人民未夥。水土未絪。精者猶精。質者猶質。玉者猶玉。酒者猶酒。穹然者猶穹于上。頹然者猶頹于下。林林總總者猶日弆擬于側。問其光岳之鍾。則芻靈焉。問其山澤之藏。則榾柮焉。稽其籍。陳其器。考其數。訊諸百執事之人。巵何以漏。根何以竄。高岸何以谷。荃茅何以豬。嘗詢諸庭。庭詢諸戶。戶詢諸國門。國門詢諸郊野。郊野詢諸四荒。無相復者。及其復之。則已非子姬之氏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蟋蟀之詩三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荒者亂之萌也。亂不生于亂而生于太康之時。嘗陸沉慨其一荒。政令叢瑣其二荒。物力耗匱其三荒。人材寬縮其四荒。謠俗澆漓其五荒。邊場弛警其六荒。大荒之萌。未有不由此六荒者也。去草昧愈遠。人心愈弱。其朝野上下莫不翫細娛而苟近安。安其危而利其菑。職思其居者。容有之矣。嚮則職思其憂者乎。嚮則職思其外者乎。以持祿養驕爲顧辭。

以深慮遠計爲狂愚。以繁文縟節爲足黼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剔奸蠹。甚至圓熟爲才。模稜爲德。貲併爲文。養癰爲武。頭會箕斂爲富。出話不然。爲猶不遠。舉物力人材風俗盡銷鑠于泯泯之中。方以爲泰之極也。泰之九五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霜未冰。月幾望。氣數與人事合并。沈溺而不可救。奈之何哉。誠欲傾否而保泰。必自堂陛之不太康始。詩曰。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無已太康之謂哉。

歷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強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鄙夫也。暴君無論矣。強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亂世闇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則不然。雖當全盛之世。有願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爲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材爲何物。所陳諸上者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紛飾潤色之事。以宴安酖毒爲培元氣。以養癰貽患爲守舊章。以緘默固寵爲保明哲。人主被其薰陶漸摩。亦潛化于痿痺不仁而莫之覺。豈知久之又久。無職不曠。無事不蠱。其害且在強藩女禍外戚宦寺權奸之上。其人

則方託老成文學光輔升平。攻之無可攻。刺之無可刺。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已不與其責焉。古之庸醫殺人。今之庸醫。不能生人。亦不敢殺人。不問寒熱虛實內傷外感。槩予溫補和解之劑。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間。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猶鄉愿之害德也。聖人不惡小人而惡鄙夫鄉愿。豈不深哉。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難。政治之得失。上達下易。下達上難。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誠使上之知下。同于下之知上。則天下無不當之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間不能盡達之守令。達之守令者不能盡達之諸侯。達之諸侯者不能盡達之天子。誠能使壅情之人。皆為達情之人。則天下無不起之疾苦矣。雖然。更有懷才抱道之士。君相不知。臣下亦不知者。更有國家之大利大害。上下非有心壅之。而實亦無人深悉之者。更何如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治篇十二

天下其一身與。后元首。相股肱。諍臣喉舌。然則孰爲其鼻息。夫非庶人與。九百骸四支之存亡。視乎鼻息。口可以終日閉。而鼻不可一息枳。古聖帝明王。惟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于臣也畧。而取于民也詳。天子爭臣七人而止。諸侯爭臣五人而止。至于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士傳言。遒人木鐸以徇于路。登其歌謠。誹其詛祝。察其謗議。于以明目達聰。而元首良焉。股肱康焉。士者庶民之首也。漢宋太學之士皆得上書。明初耆老皆得召見。往往關係國家大計。公議無不上達。斯私議息。夫是之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也。詩曰。出內王命。王之喉舌。其爭臣也夫。又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其惟庶人也夫。

古無諫諍之官。人人皆諫官也。不惟廣受天下之言。亦所以廣收天下之才。自後世立諫官。而人之無言責者始不得盡其言。自諫官不選天下英才。惟取諸科目資格。上焉不知君國遠猶爲何事。下焉藉以市恩報怨希進。否則摭腐詞瑣事塞責。愈不足動人主之信。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知。自諫官之設始也。張

一目之羅以求禽。張一面之網以覬獲。自諫官之設始也。古聖之瞽言也。不問其疏近。并不問其公私。而惟其理之是非。卽有吁有咈。未聞以其吁咈而罪之也。是謂不以人廢言。瞽史百工庶人芻蕘。皆得進言。未聞工瞽芻蕘一言可采。卽擢以崇高之位。是謂不以言舉人。不以言舉人。故能明試以功。而廣收天下之人。不以人廢言。故能敷奏以言。而廣聞天下之言。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林茂則鳥歸矣。菶萋噰喈。衆賢聚于本朝。尙何材不足言不達之有。

昇運之世。言在都兪。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疏牘。其次言在歌謠。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腹臆。言在腹臆。其世可知矣。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游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士在阿谷。其世又可知矣。言宜滿室。言宜滿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故世昌則言昌。言昌則才愈昌。世幽則言幽。言幽則才愈幽。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受光于隙見一牀。受光于牖見室央。受光于庭戶見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

君子受言以達聽明也。亦然。或爲一陬之偏聰。或爲一室之邇聰。或爲一堂之公聰。或爲旌木鼓鐸瞭瞽矇蔀之偏聰。所受愈小。則所炤愈狹。所受彌曠。則所炤彌博。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治篇十三

君子之事君也。以言諫不若以身諫。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楚莊好獵。則樊姬不食鳥獸之肉。唐宗好兵。則魏徵不覩破陣之舞。躧則之冠。悍汲黯之見。苑中之游。毀韓休之聞。彼其濟乎默悍有存乎折檻補牘之先者矣。不然。三蹕之卿。豈能禁六雙之覇。餓珠之相。何能止天書之惑。法孝直魏徵不在。孰能止伐吳征遼之行乎。惟人臣有如山之力。始可回人主如天之威。詩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無以格愚。聖人在上。以詩書教民。以禮樂化民。聖人在下。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化民。善氣迎人。人不得而教之。靜氣迎人。人不得而聒之。正氣迎人。人不得而干之。其德盛

者化自神。其氣足以動物也。積學未至而聚之遲。積誠未至而教之强。學之涵弊矣。故言立不如默成。强人不如積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才臣之益國也。似之。故季梁在隨而隨董。宮之奇在虞而虞存。陽鳥麗空。陰邪歛迹。正人之柱國也。似之。故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輕漢。司馬相宋。契丹不敢窺邊。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有爲。人臣所裨于國者。固不獨廉儉已也。然儉如晏嬰。足服崔慶之凶。直如汲黯。足寢淮南之謀。廉若杜黃裳。足折李師古之賂。拒馬金如張奐。足懷叛羌之貳心。食魚飧如趙宣。足感鉏麑之勇士。淸如楊綰。足省黎京兆之騶從。毀崔中丞之第舍。淸廉之裨人國者豈淺乎。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能輕衆人所共貪者。而後能爲衆人之所服。故羔羊之詩。惟節儉然後能正直。

秦之桀不在長城。隋之惡不在散倉。元之亂不在治河。安石之弊政不在經義取士。惟其人既得罪於世。則功在天下者世亦以此罪之。伏波諸葛征蠻之功。

非史册所無、而銅柱銅鼓必傳之二公以爲神。昌黎子贈海外之謫。非有異政。而潮陽瓊島至今崇之以成俗。其人旣爭光日月。雖所至無功者。世亦以此功之、故君子爲政當正其本而務其大。立身當孚于素。而觀其全。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治篇十四

萬事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餘。失其本者常不足。宮室之設。本庇風雨也。飲食之設。本慰飢渴也。衣裳之設。本禦寒暑也。器物之設。本利日用也。風雨已庇而求輪奐。輪奐不已而競雕藻。于是棟宇之本意亡。飢渴已慰而求甘旨。甘旨不已而錯山海。于是飽腹之本意亡。寒暑已衛而辨章服。章服不已而尚珍奇。于是裘葛之本意亡。利用已備而貴精麗。精麗不已而尚淫巧。于是制器之本意亡。主奢一則下奢一。主奢五則下奢五。主奢十則下奢十。是合十天下爲一天下也。以一天下養十天下。則不足之勢多矣。不足生覬覦。覬覦生僭越。僭越生攘奪。王者常居天下可憂之地矣。禍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莫大于忘本。

故禮樂野人從先進。欲反周末之文于忠質也。炳兮煥兮。日益之忠兮。寂兮寞兮。日損之樂兮。能知損之益益之損者。可以治天下矣。帝王之道貴守一。質儉非一也而去一近。故可守焉。非若奢文之去一遠也。詩曰。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神氣化形體。形體化衣食。衣食化語言。語言化酬酢。酬酢化尊卑。尊卑化軒冕。軒冕化宮室。宮室化城郭。城郭化市井。市井化賦稅。賦稅化燕饗。燕饗化獮狩。獮狩化盟會。盟會化歌舞。歌舞化聚斂。聚斂化刑獄。刑獄化甲兵。甲兵化水火。水火復化神氣。其來也渤不可闕。其成也堅不可鑠。雖古之聖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復還于無甲兵。而但能以甲兵止甲兵也。不能使刑獄之世復還于無刑獄。而但以刑獄止刑獄也。不能使歌舞之世復還于無歌舞。而但能以歌舞爲禮樂也。刑獄甲兵歸于歌舞。歌舞歸于禮樂。禮樂歸于道德。則不肅而嚴。不怒而威。不侈靡而樂。是以聖王之治。以事功銷禍亂。以道德銷事功。逆而泯之。不順而放之。沌沌乎博而圂。豚豚乎莫得其門。是謂反本復始之治。詩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使人不暇顧廉恥。則國必衰。使人不敢顧家業。則國必亡。善賦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葉而培其本根。不善賦民者。譬則薙韭乎。日翦一畦。不罄不止。周官保富之法。誠以富民一方之元氣。公家有大徵發大徒役。皆倚賴焉。大兵燹大饑饉。皆仰給焉。彼貪人為政也。專脧富民。富民漸罄。復脧中戶。中戶復然。遂致邑井成墟。故土無富戶。則國貧。土無中戶。則國危。至下戶流亡。而國非其國矣。詩曰。適彼樂土。言將去其國以予人也。且也天下有本富。有末富。其別在有田無田。有田而富者。歲輸租稅。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饑荒。束手待斃。非若無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轉販四方。無賦斂徭役。無官吏挾制。即有與民爭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是以有田之富民可憫。更甚于無田。碩鼠之詩。幸其田之將盡而復為無田之民。不受制于官吏也。烏乎傷哉。
儉美德也。禁奢崇儉。美政也。然可以勵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訓貧。不可以規富。周禮保富。保之使任卹其鄉。非保之使吝嗇于一己也。車馬之馳驅。衣裳之曳

娶。酒食鼓瑟之愉樂。皆巨室與貧民所以通工易事。澤及三族。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奕。而金帛不出戶庭。適足損有餘以益不足。如上并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彼富而儉者。未必如大禹之菲食惡衣。而爲四海裕衣食也。未必如晏子梁子之節用。而待舉火者七十家待饔攻者數十國也。儉生愛。愛生吝。吝生貪。貪生刻。三晉之素封。不如吳越之下戶。三晉之下戶。不如吳越之傭隸。儉則儉矣。彼貧民安所仰給乎。天道惡積而喜散。王政喜均而惡偏。則知以儉守財。乃白圭程鄭致富起家之計。非長民者訓俗博施之道也。唐魏刺儉嗇。至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無一言及於散財任䘏。足爲美俗仁里乎。桑柔之詩曰。好是家嗇。力民代食。韓詩說謂好用此居家吝嗇之人。則知周官保富非此之謂矣。

十履而一跣。則跣者恥。十跣而一履。則履者恥。此俗之以衆成者乎。上好紫則下皆女服。上好劍則士皆曼胡。此俗之以貴移者乎。及其既成。雖賢者廢之。不免顛倒于衆習。舉尚儉則恥奢。舉尚奢則恥儉矣。舉尚讓則恥競。舉尚競則恥

讓矣。今之郡縣。即古封建之地也。地不遠而各自爲俗。好訐訟。好勇鬭。好奢靡。好任俠。好封殖。相高相尙。生而習見。不以爲非。未至則求其至。已至則求其勝。雖賢父兄師友戒勸之。良有司訓諭之。不止。自非易其所安而別開以可慕。豈能因勢利導風行而草偃乎。民之制于上。猶草木之制于四時也。在所以煦之。煦之道莫尙乎崇詩書興文學。故君子讀鄭風。不歎其淫蕩而歎子衿學校之久廢。讀衞風。不傷其流泆而傷淇澳禮教之久衰。讀陳風。不歎其淫奔而歎其巫覡歌舞之不革。

飄風大和。泠風小和。風之所過。萬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驚。其怒也。有倡而和者也。其止也。有銳而竭者也。有士風。有民風。斯二者或區于土俗焉。或移于政教焉。小戎駟鐵之秦。二南雅化之豐鎬也。揚水無衣之晉。平陽蒲坂之帝都也。闔廬劍士之吳。太伯端委之吳也。魏晉淸譚之士林。東漢禮教節義之士林也。自非不待文王之豪傑。有不隨風草偃者哉。風之既成。賢君相三紀挽之不足。風之將變。一狂士敗之有餘。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言民風之易變也。風

雨瀟瀟。雞鳴膠膠。言士風有變有不變也。不變者天地之心所寄也。

治篇十五

晉文之圖伯也。三年思用其民。而子犯三阻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思兵其仇。而范蠡四拒之。皆不肯輕試其鋭于事機未可之時。及一旦用之。踣楚沼吳。不崇朝而得志天下。豈僅懼己力之未足哉。抑可乘之機未十全也。秦之方强。九國之師不能入函谷一步。及陳勝中夜一呼而九州瓦解。匈奴之猖獗。漢高漢武兩世雄主不能踰漠掃庭。及宣元不折一矢而呼韓稽首。曹操苻堅不審機而鋭圖江左。遂再蹶赤壁淝水之師。富平苻離不審機而鋭議恢復。遂永絕關陝淮西之望。不惟敵國已也。陰盛侵陽。臣盛侵君。桓王之伐鄭。魯哀之去三桓。鼂錯齊黃之去宗藩。漢季唐末之去宦寺。皆陰陽爭君臣戰。兩敗俱傷而後亡。故摘果于未熟。視已熟不可同年而語。拔兒齒于已齔。視未齔不可同年而語。詩曰。雖有鎡基。不如及時。又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才量受諸天。福量亦受諸天。人之福有不足庇一身一家者。有僅足庇身家而

不足庇一國者。有圖功輒成有謀輒就并足濟天下者。故有安天下之才。不若有安天下之命。功名與運會。相值不相值。勢天淵焉。相值而成。亦才十之三而天命十之七。鄧禹郭子儀曹彬徐達。乘開國全盛壓勝之威。而皆曾爲敗軍之將。使當蜀漢晚唐南宋之末。有不識其見事遲而用兵短者乎。使劉備諸葛亮文天祥史可法易地而處開國之運。鬼神啓之。河冰江潮濟之。雷雨反風助之。有不席卷天下者乎。光武之才豈勝伯升。孫權之才豈勝伯符。姚萇之才豈勝姚宏。而兄弟前後成敗霄壤。後起者勝。孰知其故。故亡國之臣皆無才。非無才也。開國之臣無失算。非無失算也。伊呂詎愚于夏殷。而知于湯武。百里奚張良詎愚于虞楚。而智于秦漢。房魏耶律楚材詎愚于隋金。而智于唐元。李左車詎愚于趙而智于韓。興王之佐。皆亡國之將也。鷹揚之帥。多敗軍之將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未定。則人勝天。天既定。則天勝人矣。

治篇十六

見利思義。與見利思害。詎二事哉。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況

爲不善以求之乎。不幸福斯無禍。不患得斯無失。不求榮斯無辱。不干譽斯無毀。纍貨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非其利者勿有也。非其功者勿居也。非其名者勿受也。倖人之有者害。居人之功者敗。無實而享顯名者殆。福利榮樂天主之。禍害苦辱人取之。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媒妁耦人而人莫之感。傭雇勤事而人莫之功。有所利而名仁者非仁也。有所要而稱義者非義也。居功之行。人不功其行。求報之惠。人不報其惠。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人之報賚于天地也。夫何求與酬之有。

昔者子路受拯溺之牛。子貢不受贖臣妾之金。孔子善子路而規子貢。聖人之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如是也。南宮羿奡不得死禹稷有天下之問。上推于莫爲莫致之天。而夫子再三稱之曰。尚德哉君子哉。聖人爲中人以下語天道如是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故知者利仁而君子懷刑焉。刑賞者所以勸懲天下之中人。然勸懲所及者。顯惡顯善而已。陰惡陰善。則

王法勸懲所不及。自非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豈能福善禍淫于耳目之所不及乎。顯以贊王化。密以佐君子。愼獨之功于冥冥。故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衆人之視是非與利害二者。君子之視是非與利害一也。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庸詎知中心安仁之不在是乎。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必曰謀及卜筮。何耶。卜筮其迹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耶。事可理決者。以是非決之。建侯遷國行師出門假徙田狩濟川取女歸妹遇主見大人刑訟祭享折獄疾藥鼎餗用賢履險出攻處困喪恐行旅喪羊。此可據以是非決乎。事莫大于禪讓征誅遷都。而古聖人一決諸枚卜。一決諸夢卜。一則曰獻卜。曰不敢逃卜。知人之哲。堯舜其難。而共鯀驩兜之委任。三監武庚之過使。上官桀臙明之託孤。王季誤葬。許世子誤藥。英君哲相孝子忠臣所不免。矧中人以下乎。且夫易者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不惟決利害而亦決是非者也。自非大無理之事。不疑何卜者。或可或否之間。

見仁見知，中人每二三焉。或見其展翠。不見其曆折。知來藏往之神。即心之神也。得失能動心。不能惑神。故假諸無心之卜以決之。識疏者卜之而審。志歧者卜之而一。臆愜者卜之而勇。爲善去惡。即趨吉避凶。其或爲之可成而卜之不吉。則必不當爲之事。易固不爲小人謀。不可以占險也。假年學易。可無大過。無心之過。聖人不免也。後世之爲學者。樂崩禮壞。而爲政也。又卑卜筮爲藏術。屢驗屢僭屢悔而不悟。亦古今之一大沿革乎。書曰。朕夢協朕卜。詩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古今宇宙。其一大奕局乎。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而攻取之局生焉。或逸之而得。或勞之而不得。或拙之而反得。或巧之而不得。或奇之而正。或正之而奇。故禪讓一局也。征誅一局也。傳子傳賢一局也。君子小人互爲消長。否泰之變局也。始放之而復反之。君臣之變局也。呂賈武之司晨。男女之變局也。或倚之而伏。或伏之而不可倚。禍福之變局也。或中夏御之而亂。或起自衆外而治。魏孝文金世宗皆三代後之小堯舜。雖夷之變局也。或

防之在此而弊即出于所防。秦懲七國角立而廢封建。而國遂亡于孤立。光武懲王莽之篡。三公不許任事。而東漢遂亡于梁竇。晉懲魏之疏忌宗室。廣封八王。而晉即亡于强藩之擁兵。宋懲五代藩鎮之强。杯酒釋其兵權。而宋即弱于郡縣。推之晉亡于莊老。而漢以黃老得之。秦亡于申韓。而子產孔明以申韓治之。六國亡于策士。而漢祖以陳平張良奇計得之。女禍閹禍强藩夷狄盜賊。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僞吉凶成敗之變。如奕變局縱橫反覆至百千萬局。而其變幾盡。而歷代君相深識遠慮之士載在史冊者。奕譜固已詳矣。有見于死地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而師其陣者即敗于背水。或有見于多多益善之說。而敗于投鞭斷流。或有見于以少擊衆。而敗于背城孤注。或不用陣圖而專好野戰。或不肯野戰而長于憑城。王莽以井田致亂。安石以周禮誤宋。故廢譜而師心。與泥譜而拘方。皆非善奕者也。有變易之易。而後爲不易之易。昔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孰是局中而具局外之識者乎。

召公之告成王曰。用共王能祈天永命。夫命也而可祈諸天乎。太甲曰。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好生者天地之德。人而以殺人爲心。安得不爲天之所惡。故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機殺運之動。兆燀于秦。滅六王。定四海。自謂地廣三王。功高五帝。乃自稱始皇帝一世二世以至于萬世。使扶蘇得立。更秦法而寬大之。分封諸公子及公主之夫爲王。封蒙恬蒙毅章邯王翦爲公侯。舉賢相。崇諸儒。則秦祚何必不與三王同永。乃死不旋踵而五公子諸公主盡死于胡亥之手。殺蒙恬蒙毅。族李斯。皆出于扶蘇之諫坑儒。而出監軍。使高得行其姦計。則秦之亡。坑儒爲之也。夫賢人者天地之心也。戰陣所殺千萬人。不如無故坑數百賢儒之罪上通于天也。晉司馬氏世握魏權。齊王芳本無失德。司馬氏卽欲圖篡。令其禪位而降封之。如漢獻帝山陽公得全始終可也。乃廢之而立高貴鄉公。遂死于賈充成濟之手。又不斬賈充以謝國人。且旣言天下者景王之天下。吾身後大業宜歸齊王攸。果能守此信。則平吳之後。傳位于皇弟齊王攸。而以長沙王乂爲太子。

遹爲皇孫。令其遞傳至遹可也。不然。即及身立遹。而輔以齊王攸長沙王乂及衛瓘張華諸人亦可也。奈何以蠢愚之惠帝。又配以淫悍之賈妃。而欲孫遹能全於虐悍之手乎。則遹之被戕。高貴鄉公之不得其死爲之也。劉裕起匹夫定中原。有江左。功德在人。何以三子無一善終。而宋文帝且隕于元凶劭之手。則其爲甘心禪讓之恭帝爲之也。唐太宗以秦王起兵有天下。貞觀之治幾于三代。何以再世而武氏殺唐子孫殆盡。蓋建成元吉謀毒太宗。太宗殺之可也。其子孫何罪而盡殺之乎。則是武氏入宮即建成元吉子孫之報也。甚至高洋滅跖跋之族。宇文周武帝滅高氏之族。隋楊堅復滅宇文之族。皆不旋踵而天以逆子報之。如蟲豸之自相吞食。豈非皆自作之孼哉，安有天而作孼於人者哉。誓曰。祈天永命。毋獲罪于天之詞祈。後世如宋太祖鐵牌藏廟。誓誡嗣王。養成三百年忠厚之治者。眞萬世法哉。

古微堂內集卷二終